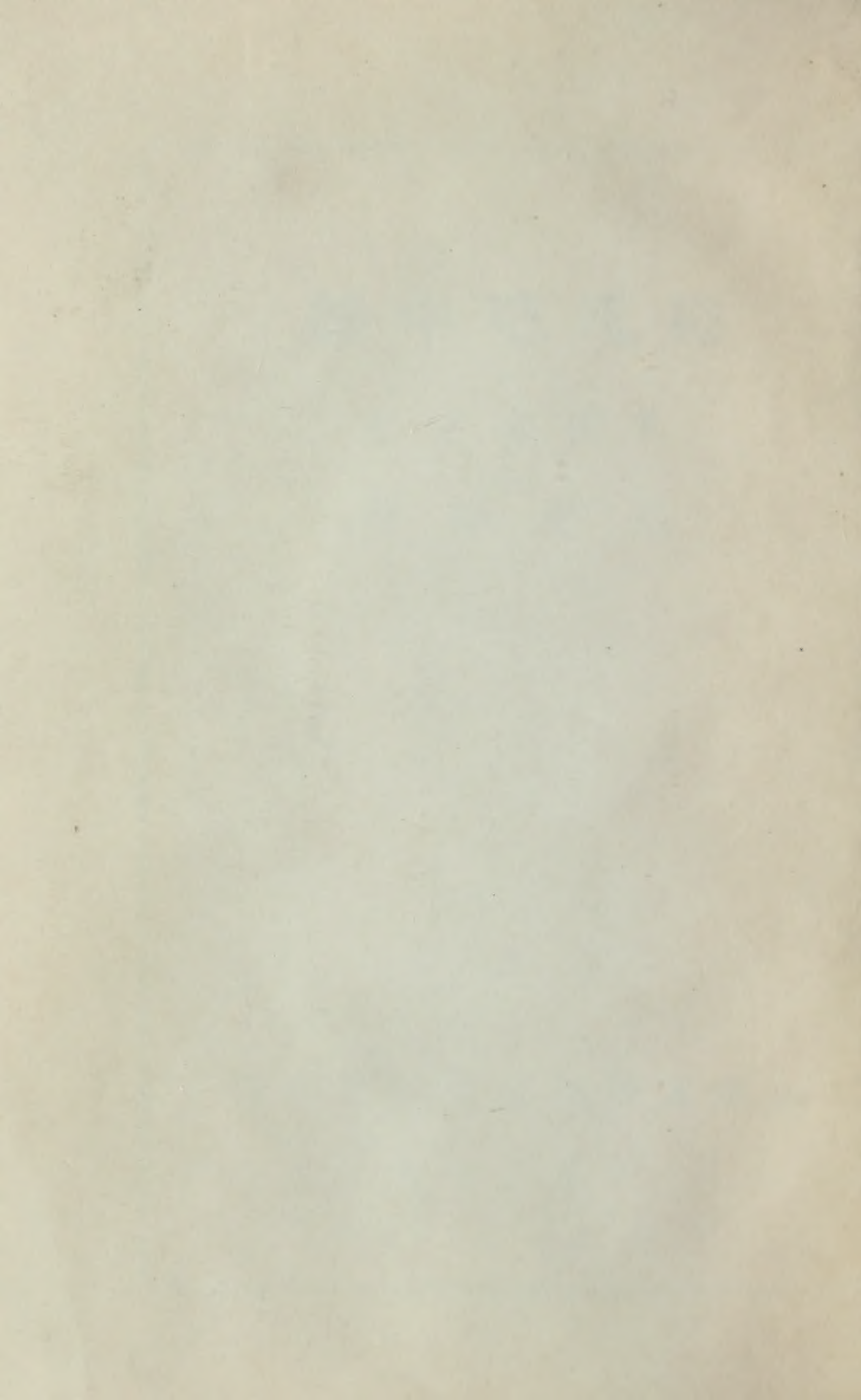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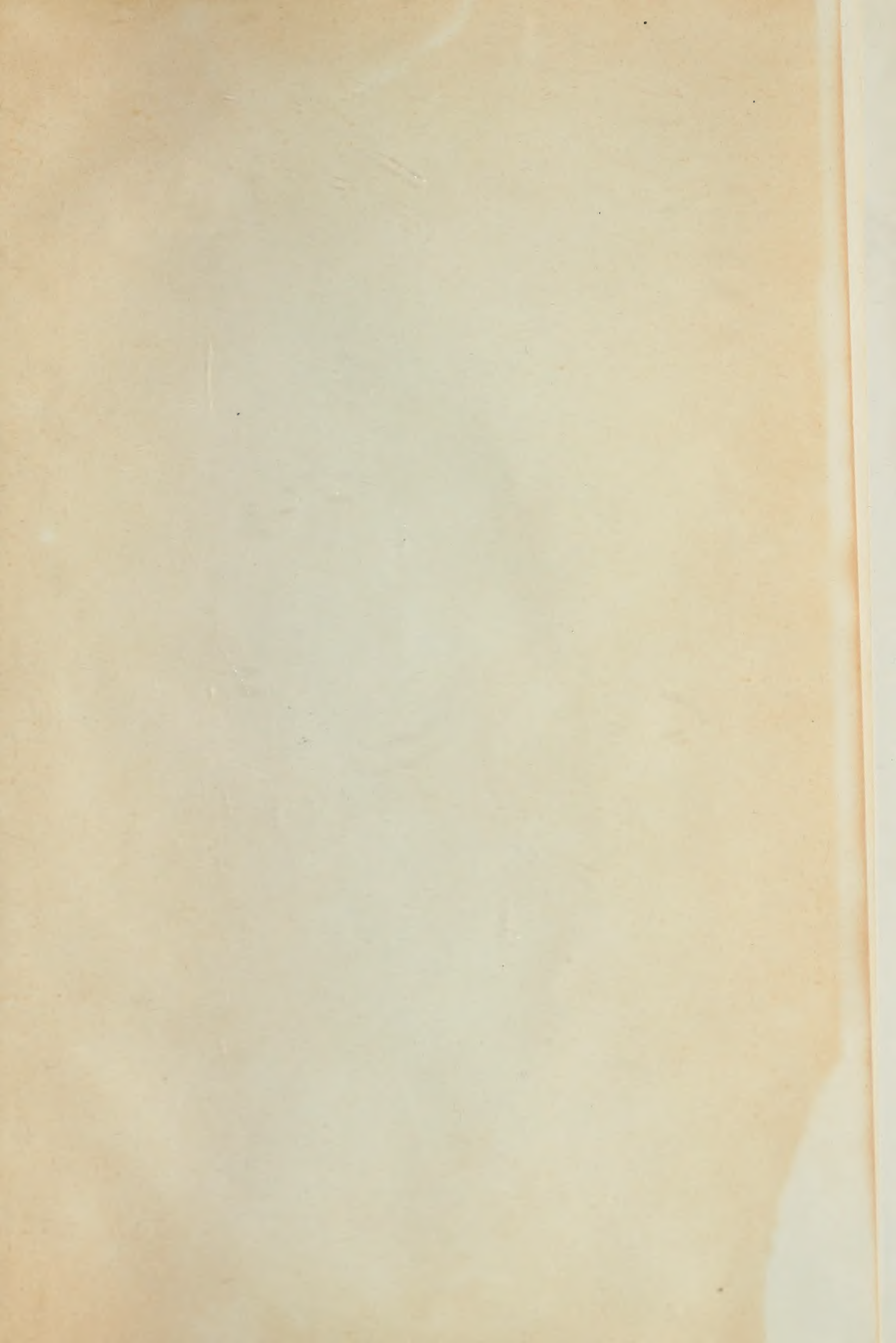








怒吼吧中國

S.鐵捷克著

羅稷南譯

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印行

一九三六年


LIBRARY
SEP 03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英譯本端納教授序言

『怒吼吧中國』是敍述遠東的第一個重要的蘇聯的劇本。初次寫成於一九二四年，它是中國反帝革命進展在蘇聯劇壇上最初反映之一。要充分明瞭這劇本的意義，那麼知道一點它的作者的事和所以產生它的實情是有益的。

『怒吼吧中國』的作者，塞格・米海洛維奇鐵捷克氏，曾爲蘇聯文學的『左翼陣線』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而同時是最關心中國的俄國作家之一。

一八九二年他生於里加城內，那時他的父親在那裏作小學校的數學教員。在拉提維亞進了幾個學校之後，鐵捷克在十八歲的時候到莫斯科大學去研究法律。他說，在那些學校裏他曾經寫過兩千首詩。在一個嚴寒的冬季，當他外出的時候，那些詩稿都被一個朋友用去生火爐了。

二十一歲的時候，鐵捷克變成了一個未來派的詩人，結交了未來派的領袖馬亞可夫斯基，並且和他共同主張完全擺脫過去的傳統。在他的詩篇裏他猛烈地反對過世界大戰，就是他所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

因爲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爆發，鐵捷克停止了他的文藝工作而且活躍地投身於革命運動之中。在隨着革命而來的內戰的過程裏面，他奔馳過西北利亞全境以至海參威。遠東的情況引起了他的興趣，後來他把這化爲戲劇。

一九二二年回到莫斯科，他初次和新俄的戲院發生關係。他曾經爲當時普洛文化劇院的指導者伊生斯坦改編過舊俄奧斯特洛維奇的劇本『蠢透了的聰明人』又爲梅伊荷德劇院改編過法國馬爾丁納的劇本夜爲地動。

一九二三年他創作了兩個革命的劇本：瓦斯面具，曾經在一個工廠裏上演過，另一劇本是關於想像中的德國革命的，叫作聽見嗎，莫斯科？

他和馬亞可夫斯基及其他未來派份子在同年組織了一個新的文學團體，叫作『左翼

陣線』並且用同一名稱發行了一種雜誌。

一九二四年鐵捷克到了中國。他在國立北京大學作教授，因此從他的學生之間知道了許多中國的實情。後來他把他和一個中國學生的有趣的『面談』發表爲唐世華這書。他到中國不久之後也寫過一首未來派的詩，歌詠中國生活的一般聲浪，叫作咆哮的中國。

那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當鐵捷克還在中國的時候，揚子江上游的萬縣發生了一件英國海軍和當地人民之間的爭執。兩個無辜的中國船夫被英國砲艦金蟲號的艦長槐提洪置之死地了。這位不列顛的艦長得了一枚勳章，而中國人民却因憤怒而沸騰起來了。鐵捷克，被英帝國主義的這種行爲所苦惱，在這一年的八月他依據這事實寫成了一個劇本，當初叫作金蟲號。九月間他把這劇本獻給普洛文化劇院的伊生斯坦，後來又送到革命劇院，但是這劇本在這時候被這兩[illegible]和因之而作成的劇本的意義當時還沒有被這些劇院所[illegible]的一些事件又在中國發生了。這

同時[illegible]

纔證明了鐵提克擴大攻擊那些剝削中國的列强是並不過分的。因此，雖然原不過是敍述數年前的一件局部的事故，這劇本對於列强的繼續侵略中國和中國勞働階層的繼續不安仍然有其重大意義。

這劇本終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更名爲『怒吼吧中國，』公演於莫斯科的梅伊荷德劇院而得到巨大的成功。它立刻造成了一種深刻的印像，這主題從此引起俄羅斯人民的熱烈的興趣。梅伊荷德的獨創的方法——使用眞水反映出在背景裏的船上的各種光線，以及那砲艦的構造使人覺得是金屬製的而不是塗繪成的——增加了這戲劇的效果。

後來『怒吼吧中國』上演於柏林及其他中心劇院。在美國，這劇本由戲劇協社於一九三零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一次上演於紐約；這一次由李西蒙孫精巧地設計，並且使用了唐人街的中國演員。但是原作被改動了幾處，以致變更了這劇本的意義。

在英國，因爲牠對於不列顛海軍的嚴正的態度，這劇本是不許公演的。然而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這劇本經由『未名社』的斯來丁·斯米士在曼哲斯特私自上演了，並且發刊了

一個改譯本，以法國海軍代替了英國海軍。

現在發刊的這一本是保持着原作和它所依據的史實的第一個英文譯本。

在這劇本裏，和其他蘇聯的劇本一樣，我們的興趣並不是被集中於任何一個主角的。那英雄並不是一個人，而是正在鬥爭着的中國民衆全體。『怒吼吧中國』曾經被批評爲不過是一種宣傳品。然而不如說是因今日中國的被外力壓迫而格外顯明了的一切帝國主義的總暴露。這劇本奇異地預言了那時以後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更其重大的種種暴行。凡反對帝國主義的剝削的獸性及僞善的人們都不能不被激動於今日中國所怒吼着的和這劇本所以名爲『怒吼吧中國』的那種反叛的精神。

原作者的英文譯名是 Sergie Mikhailouich Tretiakov，但是當他在中國的時候他自己選定了『鐵捷克』這中國名字。他那時曾經幫助任國楨先生翻譯蘇俄文藝論戰。後來北大的俄文系被『正人君子』攻倒，他也就離開了中國。



作者的說明

構成這劇本的題材的事件於一九二四年六月發生於中國的萬縣，在揚子江上流一千多哩——在這廣大的水道裏甚至海輪也可以上行五百哩一直到漢口的。外國的砲艦往來於這中國的伏爾加河裏，保障着少數白種人和日本人的商業的和宗敎的殖民者。

萬縣有一些大規模的美國的煤油棧，還有無數的出口商的辦事處在那裏收買四鄉的棉花，芥子，獸皮和桐油。美國的大來公司在那些出口商之中站有重要的地位；代表這公司的當地經理人是阿斯來先生。數百，甚或數千苦力爲他工作着以謀生活。

這高傲的商人和那些被壓迫的，饑餓的，搶奪着每一個銅元的人們之間是說不上友好的；那些人們生存，繁殖而且死亡於他們的破敗的茅舍和小船裏。阿斯來和船夫們起了一次衝突，以至打架。結果，不過是這公司經理的尸體發見在江裏面而已。

但是萬縣對面的江中間正停泊着外國砲艦『金蟲號』而且那艦長立刻就設法懲治那敢於動手反抗『白種神明』之一的中國人了。他命令地方當局必須立刻捕獲罪人並處死刑；若不能捕獲，則當處決犯人所屬之船夫工會會員兩名；並且應於阿斯來下葬時表示相當敬禮，並致送恤款於其家屬。限兩天以內履行這些條件——我記得是這樣的。倘若這『哀的美敦』書的條件不能照辦，艦長宣言，『金蟲號』就要轟毀城市。

中國官廳的抗議無效，請求提交中央政府和公使團調查也無效。社會團體的激昂的電報也無用。艦長是毫無顧忌的，那美國人的葬儀剛一完結，兩個中國船夫就被處死了，犧牲給那不列顛的殘酷的紅毛鬼。

這些都是事實；我並不曾有所更改。況且，這事件已經證明爲典型的事件了。

阿斯來事件是一個悲劇；但是這城市也有了它的趣劇。『金蟲號』事件過了幾個月之後，在萬縣的一個小酒店裏，中國人和法國砲艦的水兵發生了一場鬥毆。一個水兵受了傷。那艦長就向地方當局提出要求：打壞的肋骨應由中國方面賠償一個不很大的數目（約合一

百盧布，）否則就要轟毀城市云云。

這城市，幾經從外國大砲底下苟延過去之後，終於一九二六年被它們轟擊了。外國輪船公司和一位中國將軍衝突的結果，這轟擊就開始了。因此，有些看過『怒吼吧中國』的人們把這劇本當作一個預言。但它之所以成為預言，那都不過是由於正確地分析了各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的可驚的一致和澈底罷了。



佈景

舞台上兩個主要的地方——帝國主義的『金蟲號』和中國的碼頭——決定了這劇本的連鎖的結構，各個劇情像連環一樣互相啣接着。他們在砲艦上從望遠鏡裏觀看着阿斯來的落水，而這同一事件在第二景（或第二連）裏是經過了頗長的時間的。我曾經把艦長的『哀的美敦』書的兩天的時限縮短爲一天，使劇情盡其可能地更加緊湊。

舞台上的這兩個地方形成了那自然的和典型的對比，例如，北京市和東交民巷，上海市和租界，天津市和租界，廣州市和沙面，總之，一面是全中國，而另一面是它的支配者和債主各大強國。

在砲艦上的是水兵們的壯觀的行列，軍官們的白制服上的金編，剛剃光了的面頰，華麗的棹布，對於婦女的高尚的調情，昂然自得之氣統治着這裏。在這裏，倘若必要他們不用沾手

就能打人；不用出聲就能駡人，而且只要轉動砲口就能提出鐵一般的要求。命令是簡明的，行動是準確的，作事是有計劃的。

在岸上的就不同了。這國家的人民的大不幸是他們太多了。勞力是極其低廉的。人們的生活限定在他們的船槳上，或緊接在貨件的包裹上。在他們僅有的一點自由時間以內他們吸着煙，談論着關於幾個銅子的事情，他們的憂愁和歡樂，但是他們隨時都預備着跳起來扼住別人的咽喉，倘若有一個銅元落在他們中間。

他們聯合成立了一個工會。會員都是些除了雙手而外一無所有的船夫和碼頭夫，然而甚至也有富裕的游艇的船主。這些卑賤的人羣全是曚昧的不識字的。有些還拖着從前的髮辮——降順清朝的一種標記，一九一一年革命時曾經廢除了的。他們之間充滿了最原始的迷信，往往把他們的一切不幸歸咎於寃魂的作祟。在艱難的時會只要兩隻大洋他們就能賣掉他們的兒女。他們卑屈地忍受着歐洲人在他們國裏的橫行，正如他們忍受着貧窮，骯髒和災難一樣。只有壓迫得太緊了的時候，他們纔成羣地起來，本能地發見了他們面前的敵人，於

是顯露出反叛的可怕的爪子。

但是他們是不容易和白種人直接接觸的。有一個中間人——買辦。他是白種人和苦力們談判時候的掮客。他是包工的，從中剝削工人來充實他的錢包。

赤脚的工人們，穿着灰藍布的衣服，神氣是麻木的，緩慢地工作着；威嚴的官紳穿着青緞馬褂點綴在他們之間；還有肥胖的商人；還有帶眼鏡和戴着洋帽的青年知識份子——這纔是眞正的中國，和那陳舊的錯誤的和外來的對於中國的觀念是相反的：綉花長袍，龍，鳳，寶塔，嬪妃，風雅的娼女，嚴酷的大人老爺，跳舞者（其實這是沒有的，因爲中國不曾有跳舞的藝術；）總之，這和西方人至今還相信的惡意的胡說是相反的。

總之，舞台上不可裝置凸形屋頂，幃幕，龍以及紗燈。

這中國碼頭上混雜着箱子，貨件和小船。這裏有幾個張着遮日布篷的貨攤。有幾個吃食担，赤膊的廚師正站在火爐前面，煮飯，燒湯和揉麵團。中國的一隻『大洋』約合兩個先令，分爲『毛，』再分爲『分。』但是還有一種更小的貨幣——銅板，十個銅板爲一『分。』銅板價

值很低，中間有孔，用繩子串成了串。註

這碼頭是熱鬧的。幾個瞎子連成一串走過，為首的一個一面走一面鼓着銅鑼。他們不時坐下，着唱尖細的假聲音。婦女進出在這人羣裏面。她們穿着深藍色的棉布褲子，狹窄的上衣，有時是絲的，領子是直立着的。她們遲重而嚴肅地走着，毫無笑容。她們的前額上有一撮剪過的頭髮，頸子後部束着髻子或辮子。她們常穿紅褲子。這是表明訂婚了。中年婦人的頭髮全部向後梳成髻；髻上發着油光。

註原著者誤認制錢——北平人所謂「嘭子」——為銅元。

婦人們的脚是纏着的。（在舞台上用脚後跟走路就能確切地演出中國婦人的步伐。）她們的面容是僵直無情的。她們的顴骨，眼皮，額角上都塗着胭脂的，其餘的面部擦白粉。老婦人是毫無修飾的。她們的光滑的黃色頭面被黑布帕掩去了一半。

爭吵和嬉笑的聲音嚷成一片。一個修脚匠一邊走一邊打着他的綽板，然後替顧客脫掉鞋子，開始他的工作。一個磨刀匠掮着磨石，吹着一隻長喇叭。一個叫賣的小販用扁担挑着兩

隻籃子，敲着銅鑼和小鼓。賣扇子的，賣糖菓的，打掃夫們，全都叫喊着悲涼的呼號，開頭和欵尾全是搖曳的長音。

這裏甚至還演着一台滑稽劇——在藍布的圍幕裏面台主敲着鑼鼓，尖聲怪叫着，同時移動着他的木偶人。

碼頭上活躍着聲音和色彩——這是閑暇；苦力們一致搬運着貨件排成單行走過——這是勞動。但是碼頭上也有氣勢洶洶的時候；人們集攏成若干羣，聲音都變爲嘶嗄而且粗野，船夫們手裏的和平之槳都成了戰爭的武器——這是叛亂。



人物

白種人：

金盎號砲艦艦長

金盎號的科伯爾中尉

布爾乞勒先生——法國商人

布爾乞勒太太

可爾蒂拉——他們的女兒

阿斯來——美國大來公司經理

新聞記者

游客

游客的妻

牧師

金蟲號的水兵長

水兵們

中國人：

萬縣的道尹

少年——金虫號的僕役

大利——富商

學生——道尹的翻譯

老費——船夫工會會長

老費的妻

老船夫

第一船夫
第二船夫
第三船夫
老計——船夫
老計的妻
老計的女
第二船夫的妻
第二船夫的兒子
阿媽——老鴇
無線電台的火夫
和尚——排外的國家主義者
警察們

絞手們

船夫們，叫賣的小販們，廚子們，瞎子們

劇情發生於揚子江碼頭和金蟲號砲艦上。

這事件經過二十四小時。

第一景

萬縣的碼頭，早晨：

揚子江中間停泊着帝國主義的砲艦金虫號。

在碼頭上照常嘈雜，起重機，繩索，船隻，貨箱，大桶，包裹等翻動的聲音。中國船隻的風帆和桅檣林立在碼頭邊上。常常有一個船夫的頭和肩出現，他正在搬運一大包皮件，把它放倒在岸上之後又回到小船裏去。苦力們正在搬運着那些皮件，那一邊岸上也起運着一大堆貨件。

苦力們是襤褸的——大多數穿着骯髒的棉布褲，頭上包着一幅手巾，脚上穿着粗糙的麻草鞋。有些是赤膊的，有些穿着背心。當他們作工的時候，他們把他們的扁平的大草帽懸掛在他們的胸上，有些人的肩上和頭上披着一幅破布，好像煤礦工人似的。年老一點

的苦力還帶着髮辮，當他們搬運東西的時候那髮辮是盤結在頭頂上的，但是年輕人的頭却剃得精光。當他們工作着的時候，他們旋律地歌吟着——『嗨—呵，嗨—唏』買辦隨時引導着這歌唱，否則就坐着喝茶，不斷地用扇子扇着他自己。他穿着淡青的長衫，西式草帽。他的油光的頭髮是分梳着的。碼頭上有一個叫賣茶水的小販。他挑着全付厨具以及鍋爐和小碗。

開幕的時候，工作正在緩慢地進行着，歌吟是單調的。苦力們一個跟一個空手轉來的時候，他們坐在他們能夠發現的蔭涼的地方。他們戴上那寬大的帽子，吸着長烟管——因爲太熱和太疲勞了他們並不交談。

富商大利緩緩地沿着碼頭走來。他是一個矮胖子，小鬍子，帶着玳瑁邊的眼睛。他的黑緞的瓜皮帽上有一粒紅頂子。

買辦急忙站起來，深深地鞠躬，高拱着雙手。大利點頭。

買辦（諂媚）：請過飯點了，大爺？

大利；吃過了。

買辦：要是不嫌棄，請喝一杯茶吧。

（他走去倒茶，大利作一個手勢制止他。）

大利：那美國人，你的東家，快來了嗎？

買辦：我也正在等他。

大利：告訴他——大利願付現款買那些皮子，倘若合同今早簽定。

買辦：寶號總不會忘記鄙人的二厘五的佣錢的吧？

大利：正相反，大利還想扣除那美國人給你的佣錢的。

買辦：唉！這叫我聽了很難過。

大利：你吃虧了麽，什麽難過！

註：四川俗常說「請茶，」「請酒，」「請飯」以示客氣。英譯原文為 You have been pleased to eat already 原文確切地直譯了這中國話。

買辦（靜聽）　這是那美國人的脚步。

大利：　我不願在這裏會見他。我在我的家裏等候他，一直到正午。

（買辦恭敬地鞠躬相送，他走了。）

（阿斯來上，戴着軟木的盔式涼帽，穿着打網球的服裝。他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美國青年——態度强橫，舉動敏捷而急促，好像是走在彈簧上面似的。）

（看見苦力們正在休息，他轉身對着那早已鞠躬伺候的買辦。）

阿斯來：　那些傢伙還不動手？

（買辦踢打而且呼嚇那些苦力，催促他們卸完貨件。他們又開始疲乏地拖曳着。買辦盡力催促他們，加緊地吆喝着——『嗨呵——嗨唏——嗨啊嗨唏。』）

阿斯來：　一刻鐘就得卸完那些貨物，還有那無線電台的汽鍋呢，見鬼？

買辦：　就來，就來，先生。

阿斯來（譏誚地）　哦——咦！

買辦：可是那是很重的，先生。

阿斯來：雖然可以說是很重，却沒有理由去雇馬來拉，這城裏儘多餓着肚子等工作的人們。

買辦：但是，先生——

阿斯來：得了吧。三五十個苦力搬運那汽鍋——一步一步拖着走，看見嗎？

（苦力們緩慢地用轆子拖着汽鍋，繩子繫在他們的肩膀上，雙手鬆弛地懸垂着，差不多達到地面。另一些苦力在後面推着轆子。無線電台的火夫捏着一根繩子的尾端，跟在後面。他穿着藍衣藍褲的制服。他的頭髮不曾剃光。

買辦走過來，裝出幫忙推的模樣，伶俐地吆喝着『來呀，』鼓勵他們。苦力們緩慢而沉重地應和着『咪——哩——吒——哩。』這是用鼻子哼出來的翡翡之聲，並無字意。）

阿斯來：耶蘇爺，眞是些廢物。十個黃鬼子也抵不了一個美國人。

（新聞記者上，一隻照像機懸掛在胸前，準備隨時照像。他和那美國人之間神情雖然冷淡，他們却是熟識的。）

新聞記者：早安，阿斯來先生。

阿斯來：早。

新聞記者：（對着那些貨件點點頭）皮子？

阿斯來：（正在寫着他的筆記，並不抬頭）是。

新聞記者：剝削中國——呃？

阿斯來：什麼意思？

新聞記者：噉，現在中國領袖的一句名言。這是那道尹的翻譯苦心製造出來的，我以爲。

阿斯來：一個學生？

新聞記者：對了！從上海來的。

（這時苦力們已經把汽鍋拖到他們前面。）

新聞記者：你頂好讓一讓吧，不然要撞到你咧！

阿斯來：（並不看一看）他們會繞開的。

（他們繞道避開這兩個外國人。）

阿斯來（指着那火夫——他握着一條繩子，但是並不拉。）在那裏閑蕩着的是誰？

買辦：他是無線電台的火夫。

阿斯來：或許是的，可是那裏空閑着一條繩子呢。動一動手吧，不要閑蕩着（對火夫。）

火夫（對苦力們使眼色，對阿斯來說：）這裏有一條繩子，你自己動手吧，誰是閑蕩着的？

（苦力們站住，大笑。）

阿斯來（憤恨這笑聲，忿忿地轉面對買辦：）從十分裏扣除兩分——因爲他們這一停止。

新聞記者：十分！

阿斯來：怎麼？

新聞記者：你給這麼多？

阿斯來：是的，怎麼？

新聞記者：你不知道連中國的出口商都已經把工資縮減到十個銅板了麼？

阿斯來：好上帝，這恰是我的一半價！

新聞記者：是的——一半。我今天要把它『寫下來。』

阿斯來（看着買辦，但是自言自語：）十個銅板！

新聞記者：唔，好，我要走了。哦，我忘記了，他們在金虫號上等你咧。

阿斯來：爲什麼？

新聞記者：唔——你的皮貨的一宗交易。他要你趕快去。你可以使用那車用小艇，

阿斯來（自言自語：）十個銅板。

新聞記者：留心些，在這地方銀洋是十分了不得的。

（阿媽上。他是一個老婦人，她的殘廢的小脚走路很困難。她的褲子緊拖在脚上；上衣長到大腿；她的臉是黃而且皺的，她的頭帕掩蓋住光禿的頭皮。）

新聞記者：唏，來了，老醜婆。快些，你這老騙子。

（她雙手抱住褲腰，疾走到他面前，鞠躬。）

新聞記者：好，你這一次送給我的是什麼姑娘呀？

阿媽：她的身體好，先生。

新聞記者：那有什麼鬼用處？她整天地坐着嘆氣。

阿媽：可是她是漂亮的。

新聞記者：是的，渾蛋，但是她好像一隻大母牛似的沉悶。

阿斯來：你一天玩幾個姑娘嗎？

新聞記者：不，眞的。我化二十塊錢包一個月，可是得到了什麼呢？鬼才知道。大概因爲她不能生育，她的丈夫才把她賣出來，所以她現在什麼也不幹，總是坐着咒罵他。（對阿媽）那麼，現在，你你把她帶走吧。

阿媽：很好，先生。

新聞記者：再叫一個來。同樣的，要注意她的身體。

阿媽：是，先生。

新聞記者：　帶她到醫院裏給醫生檢查，不要讓她沒有證明書就跑來。（對阿斯來）那些中國的小姑娘有一種療治的好方法：把病傳出去。（看他的錶。對阿斯來。）我要走了。奉勸你多加留心你的皮子的交易。

阿斯來（並不轉身，對買辦：）　喂，你。你和苦力們是怎樣約定的？

買辦（跑來：）　十……

阿斯來：　十什麼？

買辦：　十分。

阿斯來：　可是中國商人只給十個銅板。

（買辦沉默着，惶惑着。）

阿斯來：　告訴他們從今天起減低工錢。

（買辦遲疑着。）

阿斯來：　怎樣？

（買辦走回羣衆裏高聲談論着。苦力們惱怒地抗辯着。）

老計（一個船夫，跑到阿斯來面前，用手指指着他的臉：）十分，十分。

（阿斯來揮着手。止住了嘈雜。）

阿斯來：爲什麼我要給你們比你們自己的中國的雇主更多的錢呢？我是一個美國的民主黨，信仰工資平等的。

（咆哮又暴發。他盡力提高他的聲音，但咆哮也繼續增高，淹沒了他的聲音。）

阿斯來（轉面對着買辦：）把這一羣渾蛋統統開除了。一共有幾個呢？

買辦（看他的名單：）五十個。

阿斯來：每人十個銅板。

（買辦開始分給銅元。但是苦力們全體拒絕接受。）

阿斯來：來，給我。（接過錢袋，抓了幾把，撒在羣衆裏面。）

（羣衆默然後退了一秒鐘。然後是一陣狂奔。老計給起幾個銅板，然而又立刻把它們喪

失在爭奪之中苦力們全都拚命地搶奪着隨時都準備着扼住別人的喉管，這時阿斯來正在輕蔑地觀望着。）

（中國警察走來鎮壓這亂事，用他們的警棍向左右攻打。）

（正在爭吵之中，一個游客和他的妻進來。爭鬥仍然在進行，但是苦力們留心着不去碰那兩個外國男女。游客是貧血病的患者，帶着玳瑁邊大眼鏡。他的妻是一個中年的胖大婦人，一個典型的游歷家，帶着旅行指南和科達克照相機。他們帶着兩個攙扶他們上山的苦力。）

游客（並不注意那非常情況：）我想一定是從這裏上去的，親愛的。

他的妻：是的，親愛的。

（這時老計又跑到阿斯來前面，搖着空手對着他的臉。）

老計：一毛給一毛。要一毛。

（阿斯來用手指揮他走開。警察們還在盡力維持秩序。）

游客的妻： 看呵，親愛的，眞有趣！（她把照相機對準老計，並且踏過那些躺倒在地上爭鬥着的人們的身體上。）

阿斯來（對着河面叫喊：） 喂，這裏，艇子。

艇子上的聲音： 就來，先生。

（阿斯來走去。老計跟着他，惘然呆看着他的後面；雖然無意中看見了買辦，却仍然固執地呆看着阿斯來的背面。）

游客的妻（對老計：） 請你不要變換表情。我正要照一個快鏡。

（當她正在照相的時候，老計吐唾沫在買辦的臉上，並且叫駡着。）

游客的妻： 呵，你們這些可怕的人。（對她的丈夫）親愛的，等一等我。你剛才到哪裏去了？

（一個警察用他的刀鞘打老計。）

游客的妻（召呼她的隨從們：） 你們幹什麼的？張着嘴呆看些什麼？

（那兩個正在看打架的中國人走到她面前，雙手扶着她的腰背，推着她和她的丈夫走

上那斜坡。

游客（讀着旅行指南）：『此廟位於九百尺之上，建於六百年前。』

游客的妻：六百年前——眞有趣。

（他們不見了。）

（爭鬥仍然繼續着，警察盡力驅散那些苦力們。火夫從無線電台走出來。他握起拳頭，對着正在逃跑的人叫道：『怕什麼……？』）

警察（打斷他的話）：你說什麼？

火夫（改變語意）：我說跑什麼，把汽鍋擱在半路上？

（他走了。）

（買辦送一些錢給警察們。河裏面有叫喊的聲音。買辦跑到碼頭邊上，把手掌豎在耳朵後面，重說出他所聽見的話。）

買辦：汽車……在辦事處……十點半鐘……好了，先生。

（他轉身對老計很緩慢地說。）

你再不要打算作我的工了。

第二景

在炮艦金蟲號的船面上。

白漆的光滑的大砲。張着幾面遮避烈日的布幕。布魯乞勒先生的家屬坐在甲板上的椅子上正在吃早餐，全都熱得精疲力盡。然而布魯乞勒太太的豐滿的胸部還好好地包裹在緊身褡裏。她有一部稀微的黑上髭和一種非常深沈的腔調。現在是五十歲了，她的全部母性的情感都已昇華爲普遍的慈善。可爾蒂拉，她的女兒，是一個被損壞了的平胸的『小東西』，完全是頹廢的。母女間的關係不很好。可爾蒂拉是抑鬱不樂的。科伯爾中尉走來加入他們的早餐。他的頭髮是火紅色的，他臉上滿是雀斑。他是這艦上的足球專家。

太太：你好，中尉。坐呀。是的——我覺很快活——眞是快活極了。我剛纔參加了洗禮的聖餐。

可爾蒂拉：嗐，我的天，那臭味！

太太：可爾蒂拉！

科伯爾中尉：受洗的是一個男子麽？

可爾蒂拉：不！一個女子，三十歲，簡直就像一只猴子，還抱着一個小孩哩！

太太：一個船夫的妻。她很喜歡她的小十字架、唔，你看，她將要作一個在基督的聖潔之中養育着她的兒女的母親了。

可爾蒂拉（尖銳地譏刺：）還不是像別人一樣！

太太：可爾蒂拉！你不羞麽，在這位中尉面前？但是，我總是很快活的。

可爾蒂拉：而我是很難過的。現在去買那一件繡花寢衣已經太遲了。我崇拜中國的繡花衣。

唉，我那討厭的父親跑到什麽地方去了？

科伯爾：他在等候阿斯來先生。（走到欄杆前面，用望遠鏡瞭望。）

可爾蒂拉：誰又是阿斯來先生？

太太：好——他就是你的繡花衣，親愛的。你的父親正要和他作皮子的交易，而且要是不成

功——唔！

可爾蒂拉：　但是父親答應過我的。而且在大利的商店裏有一件我眞愛的。

科伯爾（迷迷糊糊地，只聽到末後幾個字：）　眞？愛好幸運的男人。（可爾蒂拉瞪了他一眼。）你聽，艇子到了。

（布魯乞勒先生，艦長和阿斯來進來。布魯乞勒先生是一位年老的矮胖子，顯然受不了溫帶的炎熱。他穿着一套寬鬆的麻布衣服。他的聲音是陰鬱而暴燥的，但是當他招待人的時候却有一種近於悽惻的呻吟。當他和別人談話的時候他總喜歡拍拍別人的肩頭或肚皮。他的妻是他的一個負累，而他和他的女兒有一點愛情。他是一個舊派的商人，現在被英國的，美國的，甚至中國的商行的經理們排擠倒了。）

（艦長是一個方形的，體格厚重的人，使人覺得安穩。他之所在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有無限的自信心，雖然他很少說話而且說話也是支離唐突的。但是他對於婦女却彬彬有禮，多情善感！他曾經參加過義和團之役，他所收藏着的戰利品是他所最矜驕的。）

布魯乞勒（對阿斯來：）　很好——我願意收買你的全部皮貨，而且付給你百分之四十的現款。其餘的到上海交貨以後付淸。我們可以詳細談一談。

阿斯來：　我們已經把四鄉的皮子全都收買來了。我們需要十足的現款……大利願意付給現款。

布魯乞勒（大吃一驚：）　但是你確不能賣給中國人的，我的親愛的先生——這是一個原則的問題。現在你絕不能……

阿斯來：　我祇有十二分鐘了。

艦長：　哦，時間還有多餘的。來——請坐下。讓我介紹你。布魯乞勒太太——布魯乞勒小姐——阿斯來先生，美國公司的代表。

阿斯來（和可爾蒂拉握手的時候：）　入口（轉面對太太）出口（對科伯爾）輪船公司。

太太：　你是美國人嗎？

可爾蒂拉（傾聽着，自言自語：）　我不喜歡美國人。（看着艦長穿着軍服。）你今天眞漂亮，

艦長！

艦長：我剛訪問過當地的道尹——最可敬的人物。我們開始早餐吧？

科伯爾：僕役！

（一個中國的少年進來，穿着全套白衣服。）

科伯爾：雪茄。（僕役出去，帶一隻煙盒進來。）

可爾蒂拉（注視着那僕役：）好美妙的一張嘴。

阿斯來：是嗎？

可爾蒂拉：而且頭的模樣也可愛。

科伯爾（摸一摸僕役的頭：）但是玩足球可不行。

可爾蒂拉：要怎樣的才行呢？

科伯爾：唔——像我的這樣。

阿斯來：唔——我疑心你的頭能夠把球直頂出去。

艦長（對布魯乞勒先生：）你爲什麽這樣愁悶？

布魯乞勒（從他的默想中醒過來：）先付一半行不行？

阿斯來：這縣裏正鬧旱災——又是畜瘟——我們必須趕先下鄉去收買皮子，中國商人今晚就要去哩。

布魯乞勒：鬼把戲！

艦長（幫忙那法國人：）來，阿斯來先生，我常常聽說你有一顆仁慈的心。

阿斯來；仁慈！……唔，眞是奇聞。

（布魯乞勒對可爾蒂拉使眼色，請求她的援助。）

可爾蒂拉：阿斯來先生，救救我。我已經一星期沒有跳狐步舞了。我快要回去了，來遊散一下吧。

（科伯爾開了留聲機——那也像這船上其餘的東西一樣是純白的。阿斯來和可爾蒂拉跳舞。）

艦長（對布魯乞勒先生：）在交易場中令嬡就是一個有力的論證。

太太（對她的丈夫：）他會讓步的，親愛的，我相信。

布魯乞勒（模擬她的腔調：）哦，他會讓步的——他會嗎——你敢保他會。

太太（揩掉她的丈夫的禿頭上的汗水：）可憐的心肝！你太勞苦了。你快要變成皮包骨頭的了。

布魯乞勒（對阿斯來，當他和可爾蒂拉舞過他前面的時候：）你不能賣給大利——他騙你的——他沒有那麼些現款。相信我，我在這一國裏已經二十四年了。

阿斯來：或許——但是大利願意十足付現。

（跳舞停止。）

可爾蒂拉：你跳得妙極了，阿斯來先生。就好像游泳一樣。

阿斯來（不奉承她：）對不起，我恐怕我不肯游泳。

可爾蒂拉：啊呀，眞是白癡。

科伯爾（對太太） 我希望可爾蒂拉小姐快點和我們相熟，住在這裏。

布魯乞勒： 到上海付百分之四十，現在我可以交百分之六十的現款給你。

阿斯來： 現在要百分之百。

艦長（對科伯爾） 再倒些威士忌給他。

布魯乞勒（舉起他的杯子） 那末，就交百分之六十吧——我們乾了這一杯。

阿斯來（舉起他的杯子，忽然看着他的手錶。他放下杯子，站起來） 對不起，我的時間到了。

艦長： 等一等。一兩分鐘艇子就會來到。

阿斯來： 哦，那沒有關係——我可以叫一隻小船。

布魯乞勒（沉吟） 那末，現在交百分之六十麼？

阿斯來： 百分之百。對不起。再見。（他起身走了。）

布魯乞勒： 這鬼東西！

阿斯來（轉來） 請原諒。

布魯乞勒：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望着他的背後叫喊）百分之七十五！

阿斯來：百分之百。（他走了，立刻出現在艦長的吊橋上，）

艦長：唔？

太太：好可怕的一張臉！

可爾蒂拉：他是一個白癡。隨時都踏着我的脚尖。

科伯爾：是的，他的脚步似乎太重！

布魯乞勒：我纔不管你的踏不踏。我已經作不成我的買賣了。

可爾蒂拉：而且我的繡花衣。

艦長：去替他叫一隻小船。

（科伯爾出去和那美國人同站在吊橋上。兩方的情景都可以看見。）

科伯爾（站在橋上，對着河面：）喂！把你的船靠攏這裏來。

（船夫老計囘答了幾句什麼。大家都靜聽着。）

阿斯來：　他說些什麼？

科伯爾：　我聽不見——（又對着河面。）喂！你又要到哪裏去？僕役！

僕役（跑來：）　是，主人。

科伯爾（指着那船夫。）　告訴他立刻靠攏這扶梯來。

僕役（把手掌作為號筒，用中國話叫喊：）　老計，老計。搖來，快點！

（那船夫又回答了幾句。）

科伯爾：　他說些什麼？

僕役：　他說，不來。他說，美國老爺少給錢。他說，美國老爺用手杖打他。

阿斯來：　啊，他們都學壞了，這些骯髒的光棍。

科伯爾：　多給他一點。

阿斯來：　不！違反我的主張！

科伯爾：　告訴那個黃色的廢料立刻把他的船搖過來。

（僕役又用中國話叫喊——『搖來，搖來』——又是幾句回答。）

僕役：他說，美國老爺騙人。

科伯爾：什麽？騙人？（掏出他的手槍，對準那船夫。）你把船靠攏這裏，在我數完一，二，三以前。一！

僕役（跑到科伯爾前面：）不——不！

科伯爾（推開他：）滾開。二！

僕役（爬在欄杆上抓住科伯爾的手：）不，主人——不能——不能。

科伯爾：你瘋了嗎？滾開。（用力一推，以致他跌落進河裏。）我教訓你（用手刷一刷被那僕役揑過的袖子。）

可爾蒂拉（走近他們：）啊呀，天！眞熱。

科伯爾：眞熱！那些狗的腦子都給熱熔化了。（恢復了平常的態度。）讓我帶你到帳蓬下面去吧。

（僕役在水裏叫喊着，嗆咳着。）

可爾蒂拉：怎麼——誰落下水了！

阿斯來（旁觀着）：糟了。他落到底下去了。他的兩隻脚纏住了。

可爾蒂拉（叫喊）：誰落水了！

阿斯來：不過是一個中國人。

可爾蒂拉：噢，我們必須救他——（抓起救生圈。）

科伯爾（制止她）：可爾蒂拉小姐，懂事些，你不能這樣——水兵們全都看着咧。

阿斯來（勝利地）：啊，那船夫現在趕過來搭救他了。

艦長（聽見吵嚷，走近他們）：出了什麼差了？

可爾蒂拉（還是捏住救生圈，歇斯特里地）：僕役落水了！

艦長：不列顛砲艦的救生圈是不能爲中國人而使用的。

可爾蒂拉：但是艦長——

艦長：不列顛砲艦上的紀律是必須遵守的。違者處死。

可爾蒂拉（搔首弄姿地：） 艦長，倘若那是我呢？

艦長：是的，即使那是你，可爾蒂拉小姐——連帶着開了一瓶香檳酒。讓我（拉起她的手臂。）我們轉去早餐吧。

（兩人同下。）

阿斯來（高興地旋轉着：） 好——那船夫一下就落進圈套裏面了。看，他來到這裏了。（船夫救起僕役，但不出現於舞台面。）

科伯爾（彎起身子：） 喂！把船靠近些，拴在扶梯上。（船夫說了幾句話。）什麼——那僕役——受傷了，上帝！阿斯來先生，你的船在這裏。

阿斯來：謝謝。再見。（走了。）

（科伯爾看了他一分鐘，然後跟着下去。艦長和可爾蒂拉又回到早餐棹上。）

布魯乞勒（發洩出他的滿腔憤怒：） 蠢材——那蠢材，他折一個歐洲人的臺，賣給一個中

國人。

艦長：美國人討好中國。

布魯乞勒：他們當着我們的面就裝出微笑，而又替中國人建設大學校，醫院，俱樂部——在我們後面就搶奪我們的最後的麵包。推翻我們在中國的權威。

（科伯爾進來。）

科伯爾：是的，你的話在眼前就有一個例證。我們自己的僕役竟敢抓住我的手，當我描準那船夫的時候，

艦長：抓住你的手！把他帶到這裏來。

（科伯爾出去叫他。）

可爾蒂拉：艦長，不要打他。他自己已經落水受傷了，況且他是一個漂亮的少年，而且他有一張很可愛的嘴。

艦長（訓斥地：）可爾蒂拉小姐！我們是基督教徒呀。

（科伯爾和僕役同上。僕役的頭上紮着綳帶，他的衣服已經換過。他慢慢地跪下。這裏有一種惡兆的沈默。）

太太：讓我和他說，艦長。我有很多經驗。

艦長：不錯，太太。

太太：那麼，我的青年，你知道你已經犯了一樁可怕的罪過了。

僕役：是的，太太。

太太：你動手反抗你的主人。

僕役：是的，太太。

太太：那麼你作一個禱告。

僕役：我們的仁慈的上帝，賜給我們每日的麵包，赦免我們的罪過。

艦長。不對！要說罪惡——

僕役：是的，主人。

太太　那麼，請求科伯爾先生的饒恕。

僕役（對科伯爾）我請求主人，我請求，我是壞僕役——我吻你的手。（吻科伯爾的手。）

艦長：記住不許再犯。去吧！

太太：等一等。艦長，你眞是聖奧古士丁。我要給他一點糖。這，這是要你作一個好僕役才給你的。

艦長：不要養嬌了他。

（僕役下。）

太太：艦長，你自己不要一點糖麼？是的，你須要一點的。我要放一點在你的衣袋裏，你以後就會愛上一個人了。甚或你不愛（取出他的白朗寧手槍，放幾片糖在槍下面。）當你走過一個小孩面前的時候，只要你把手放進你的衣袋裏——那些中國小孩是很可愛的啊，艦長，你很可以作一個傳教師。

布魯乞勒：他却是一個軍人啊，好（脫下餐巾，站起來，）我要走了。

艦長：　到哪裏去？

布魯乞勒（乾燥地）　推翻阿斯來先生的小計謀。他以爲他能夠把他的貨物賣給大利。好，大利要向銀行提款就很困難。他要碰釘子的。阿斯來先生忘記了他和什麼人在開玩笑。

可爾蒂拉（得勝地）　我知道，爹爹。我敢保我要得到我的繡花衣了。

艦長（對科伯爾）　艇子在哪裏。

科伯爾：　我去看，長官。（他走上橋去。）

科伯爾（站在橋上，仍然把望遠鏡照在眼睛上）　艇子纔渡了一半呢，長官！那美國人快到岸上了。

艦長（走近他，手裏還拿着一杯威士忌）　哪裏？

科伯爾（還在看）　剛剛經過無線電臺，天呀！長官，看那裏！

艦長（急取望遠鏡窺看）　怎麼（威士忌杯落地，雙手持望遠鏡窺看，他的聲音變爲絕望的憤怒）我的天——這豬。

第三景

碼頭上無線電台旁邊。

將近正午，苦力們躺在貨堆的畸角的蔭涼地方。船夫們倦怠地修補着風帆和船槳，有一個船夫正在塗油在翻臥在碼頭邊的一隻舊船上。有幾個老婦人瞌睡似地縫補着衣服。

阿媽（看着河面）：告訴我——那是那固執的老計的船麼？

第一船夫：哪裏？

阿媽：靠近有大砲的那外國船那裏。

第一船夫：你好眼力，大娘。

第二船夫：是的，那是老計。

阿媽：他轉來了。

第一船夫：　你找他幹什麼？

第二船夫：　大概你要去看那艦長吧！

第一船夫：　人家不要老太婆；送去的全是頂年輕的。

第二船夫：　唔——他們肯化錢。

第一船夫：　一塊大洋一夜——要是漂亮的。眞容易。不用在船上作工那樣辛苦。

阿媽（哀嘆）：　我們的姑娘也快要排成一行等着二十個銅板了。即使這樣也比作工好些。

第一船夫（留心地看着她）：　喂，你要買老計的女兒嗎？

阿媽（點頭）：　但是我不能出十塊大洋。

第二船夫：　你願出多少呢？

阿媽：　三塊大洋。

第一船夫：　三塊！她十多歲了，喝過的奶水也更比這數目多。

第二船夫：　人家三塊大洋纔能包半個月哩，老蠢貨。

阿媽：　要是這樣我願出十塊錢買她。但是現在百事困難，又是旱災，人都窮了；他們差不多把女兒白送人哩。

第一船夫：　好，你爲什麼不去要幾個白送的呢？不用找老計了。

阿媽：　他的女兒的聲音好。她能唱，我比你更識貨些。

第二船夫：　老計也是識貨的。他不肯放她走，他像鐵一樣硬。

阿媽：　他要照顧他的家庭，替他們找飯吃。

第一船夫：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新聞記者熱得萎頓不堪，從無線電站的台階上走下來。船夫們跑到他面前。）

第一和第二船夫：　老爺要船。十個銅子。你要去——老爺！老爺！

（新聞記者把照像機對照着他們，改變意見，打一個呵欠，走了。）

第一船夫：　紅毛鬼子。

第二船夫：　他那麼有錢，可是走路去了，他就不肯化一個錢給划船的。

第一船夫：　他的脚應該砍掉，那麽他就不能再走了。

（火夫揹着一袋煤炭到無線電台去，經過他們前面。）

火夫：　爲什麽不砍掉他的頭？

第一船夫：　砍掉又會長出來的。

火夫：　那麽又砍掉牠。

第一船夫（用他的槳指着砲艦：）　那麽那些大砲呢？它們會教訓你的。在這世間你在什麽地方見過白種人的頭被砍掉！

火夫：　我曾經見過的。

第一船夫：　在哪裏？

火夫（因爲手裏不閑，把下巴一揚：）　那邊。

第二船夫：　北京？

火夫：　還要遠些。

第一船夫：　更遠我可不知道了。

火夫：　總之，有這麼一個國度就是了。

第一船夫（遲疑地走近火夫：）　他們砍掉英國人的頭嗎？

火夫：　是的，英國人的頭也砍。

阿媽（譏刺地：）　喝了一點酒，就格外饒舌了。

火夫：　嗚，你這買人肉的老販子，閉住你的嘴。

（一個和尚走過。他的頭剃得精光，而頭皮很藍。他的臉上的皺紋很深，顴骨高凸。他的皮膚被太陽晒得焦黑，他的眼睛裏有一種幻想的光芒。他穿着黑藍色的圓領大袖的長袍，寬弛地披掛着，露着晒黑了的胸膛。一隻手裏揑着一串念佛珠，另一隻手裏拿着兩個小銅磬，一面走，一面敲着他。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

和尚（歌吟着：）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他走過去了，他的歌聲也消歇了。談話又開始。）

第一船夫：　我知道要殺他們就得先找這種人（望着和尙點點頭）弄一張符呪來，把它放在你的胸膛上。那麼子彈就不會打中你了。

第二船夫：　那是二十年前的『義和團』說的。

火夫：　『義和團』是些大傻子。一張符呪是擋不住槍彈的。

第一船夫（領悟）：　擋不住嗎？不，那麼也就不會有你所說的地方。

第二船夫：　不會有的。

火夫：　有的，我告訴你。

第一船夫：　他們不用符呪嗎？

火夫：　不，他們用槍。

第一船夫：　你到過那裏嗎？（加快）你當過兵嗎？

火夫（變更腔調）：　不，我現在是一個苦力，我在電報局裏照管火爐。那也是一種熱烈的工作！

第二船夫（遲疑地：） 你會看報紙嗎？

阿媽： 你是一個壞人。警察要來抓你的。

火夫（放下煤袋，抓住阿媽的肩頭一推：） 你要我把你拋下河去麼？

阿媽（踉蹌了一下，忽然指着河面：） 看——計長與！

第一船夫： 他從那裏划着那洋人來了。好運道。

第二船夫（高興地：） 那是那美國人，他不過給兩個銅板吧了。

（阿媽扭揑着走到上岸的地方。）

第一船夫： 但是老計是倔强的。他會硬要的。

火夫： 不給錢，爲什麼不給他一槳呢？

第一船夫： 你知道法庭是幹什麼的嗎？警察拿着棍子是幹什麼的？你比孔夫子聰明多了，是不是？（他走到河邊上，忽然大叫一聲，啊呀！）

（阿斯來和老計在小船裏，阿斯來坐在船的前頭，老計坐在船尾很緩慢地搖着槳。）

阿斯來：　現在纔到！快點！

老計（更加緩慢地搖着槳）　給錢——二十個銅板。

阿斯來（鎮靜地）　到岸上應該給多少就給多少。

老計：　要錢二十。

阿斯來：　上了岸就給你。

（老計停住，不搖了。阿斯來靜坐了一會，怒目威嚇他，並且打他。）

阿斯來（嚴厲地）　我看——（對着河岸上）船夫！

（第二船夫跑去，但是火夫把他拉回來。）

火夫：　不要去。老計是對的。

阿斯來：　來，兩毛錢，接我到岸上。

第一船夫：　兩毛錢。

火夫（拉住他）　不！

阿斯來（譏誚地）　這是新式的罷工嗎？

老計：你給錢。我纔肯把船靠攏岸。

阿斯來（發脾氣）　我一到岸上就要叫警察！

老計：警察！你給錢。

阿斯來：好。拿去。（把銅板向他擲去，）

老計（拾起它們：）　五個銅板。不行。要二十個銅板。

阿斯來：你這黃鬼子！

老計：我不上岸。五個銅板！板阨！（把銅板拋在阿斯來的脚下。）

阿斯來：這樣的嗎？（站起來，走到船尾。）

老計（拿起一隻槳防衞着他自己：）　你不能。你不敢。你——騙人。

（阿斯來打他的臉。老計仍然持着槳，當阿斯來又來打的時候，他一蹲身躲避在船的那一邊。船偏了，阿斯來失足落水。）

阿斯來：救人——救人！

（岸上大笑。老計拖着槳，憤憤地上岸去了。）

第一船夫（快活地）他這回可濕透了！

第二船夫：他可以在他的衣袋裏捉魚了。

（大笑。）

老計：他已經把我的槳都弄斷了，還不給錢。唁，這紅毛畜生。（拋了斷槳，對着河面搖着他的拳頭。）現在你賠償我的槳吧。

（老計不說話，全都沉默着。河裏沒有聲音。大家驚疑地傾聽着，空氣很緊張。）

第一船夫（驚駭了）：啊呀！

（依然沉默。）

阿媽（很鎮靜地）：他不會游泳。

第二船夫：你知道你要怎麼辦呢？

火夫：　逃走——快。

老計：　到哪裏去呢？丟了船麼？

第一船夫：　你聽，有人來了。

老計（駭呆了）　我那裏也不能去。我的兒子要餓死的。我也要餓死的。我的全家都要餓死的。我到哪裏去呢？

阿媽（狡猾地）　計長興，記得嗎？

老計（憤恨她）　你又來了！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阿媽：　我願給你六塊錢。瞧這個。（她把手裏的錢弄響。）

老計：　逃走。

阿媽（一隻手拉住他，一隻手把錢在他面前搖弄着）　六塊錢一個人夠用許久了，不是許多日子都得吃飯嗎？

老計：　十塊。

火夫：警察——走。

阿媽：六塊。

第一船夫（推老計）跑。

火夫：逃走。躲起來。無論誰叫你也不要答應，卽令是你自己的兒子的聲音。不要給人看見你。

阿媽（當他轉身要走的時候她抓住他的手臂：）姑娘呢！把她給我——趁這裏有人作見證的時候，否則他們要說我拐帶她的。

老計：唉，帶她去吧。（他接了錢。）

（阿媽一把拉住那女孩，老計撥開那女孩的拉着他的衣服的手。阿媽拉着她走了。）

第一船夫：她拉去賺錢，這女孩要被賣給那美國人的。

（老計的妻進來，跑到阿媽面前。）

老計的妻（對阿媽：）你拉着我的女兒幹什麼！

老計：不要嚷。這裏有一點錢。

老計的妻：賣了嗎？多少錢？

老計：六塊。

老計的妻：唉，太便宜（她接過錢）——啊，你老騙子！（忽然注意到緊張的情形。）有什麼事？

（第一船夫把她推開在一邊。老計聽見警察已經逼近，躦入人羣裏面。不見了。他的妻慌慌張張地坐下。錢從她的手裏落下。看着它們她又慢慢地把它們拾起來。）

（一個警察和兩個助手進來。警察戴着英國式的平頂制帽，帽上有一條白邊，狹窄的制服上有銅鈕扣，袖子祇到手腕，大褲子，白綁腿，草鞋，帶着一把佩劍。他的助手們戴着瓜皮小帽，拿着粗竹竿。）

警察：他在哪裏？

第二船夫（指着河面）：那裏！

警察：你是什麼意思？

第二船夫：那美國人。

警察：哪一隻船呢？

第二船夫（指着老計的船：）那一隻。

警察：那船夫在哪裏？

第二船夫：我不知道。

（金蟲號的水兵長和三個水兵上岸，爬到碼頭邊。）

水兵長：那船夫在哪裏？

第二船夫：我不知道。

警察（幫忙似地指着河面：）事情就出在那裏。

水兵長：滾蛋，你們黃色的廢料。你們的眼睛是用來幹什麽的？瓦特金——下水去。你們，饒舌的壞坯，到你們的船裏去。

（水兵們脫衣，下水，船夫們慌忙着。）

（新聞記者跑來，站在碼頭邊上幫忙着水兵們。）

記者（叫喊）　更左邊一點。再下去一點……更深一點……看看那水灣。我說，看看那水灣。

不，那水灣啊——已經找到他了。

（岸上一片呼嘯。水兵們抬起阿斯來的濕漉漉的身體。）

記者：　小心些，小心些，把他抬到這裏來，把他放在這裏。

（他們脫了阿斯來的衣服，使行人工呼吸法。中國人都圍攏來，緊張地沉默着，）

水兵（搖擺着阿斯來的手臂）　不見效，長官，他曾經落到底下。

水兵長：　僵了。

第二水兵：　那一面正在問話哩，長官。

水兵長：　瓦特金——信號。

瓦特金：　我沒有帶旗子來，長官。

記者（對着一個中國人）　用他們的吧。

（瓦特金抓起一個中國人的上衣，撕成碎片，把它拴在警察的竹竿上。）

瓦特金：作什麼信號呢，長官？

水兵長（一次兩次舉起阿斯來的手又放下：）死了。

（瓦特金作旗語。）

第一水兵：我們再試試看，長官？

（他們倆又跪在那身體上試一試。河面上有鐵錨的鎖鍊起動的鏗鏘之聲。）

水兵長：好了。

老計的妻（瞭望着河面上的炮艦——叫喊：）看！看它移動了。

第二水兵（也向對面看：）是的，它移動了。

（船夫們慌亂地奔跑着。）

第一水兵（抓住幾個：）站住在這裏。

水兵長：放了他們，他們不會走遠的。

第四景

金虫號船面上。

艦長和科伯爾在艦橋上。威士忌酒杯的碎片還躺在那裏。

艦長（眞正大怒）：我的一個賓客！一個白種人！他們忘記了他們得罪了誰了。

科伯爾（激動地尖聲附和着）：黃狗子！猪玀！他們想要這艦頭衝倒他們。

艦長（歇了一小會）：科伯爾君。

科伯爾：是，是長官！（立正。）

艦長：派一班人把尸體送進那小教堂去。

科伯爾：是，長官！

艦長：並且排隊護送。

科伯爾：　是，長官！

（科伯爾敬禮，退出。）

艦長：　僕役！僕役拿水酒來。

（僕役持水酒進。艦長喝酒，瞅着那僕役，咕嚕着『這些狗。』他喝完了，擲下杯子，惱怒地出去了。僕役拾起那些發閃的碎片。）

（甲板上部。布魯乞勒和科伯爾進來。布魯乞勒一手拿着蘇打水的吸水管，一手拿着杯子。）

布魯乞勒：　渾蛋，眞氣人。

科伯爾：　是，渾蛋，眞氣人。

布魯乞勒：　全是因爲這美國人。

科伯爾：　是。

布魯乞勒：　他從我的手指縫裏滑出去——這乞丐，我願他破產。

科伯爾：他已經——唉，但是——

布魯乞勒：什麼？

科伯爾：死了。

布魯乞勒：什麼？被殺了？一場爭鬥——我的天哪。（他激動了，捏緊水管。水就濺在科伯爾身上。）

科伯爾：噢，糟了，得小心些，先生！（一跳就正撞着進來的太太和可爾蒂拉。）對不起。

太太（對她的丈夫）你叫些什麼？

布魯乞勒：唉，眞是可怕的災禍。阿斯來先生被殺死了！

可爾蒂拉：好光榮，我和一個死人跳過舞了。

太太：誰殺了他？

科伯爾：一個船夫。

太太：好！發生這樣的事。試想。或許今早受洗的我的聖女就是那殺人犯的妻子。

布魯乞勒（惶恐得幾乎要哭了：）今天是阿斯來先生。明天或許是我。再就是你們大家了。

（科伯爾走了。）

太太：這，這。你說什麼？

布魯乞勒：他們一起來就要殺敎士，殺商人，抵制日貨。你想，從前在上海有一個中國人用棍子打過一個歐洲人，在北京有一個中國兵打過另一個歐洲人的耳光！

可爾蒂拉（莫名其妙地：）為什麼呢？

布魯乞勒：為什麼！因為不許那些黃猪走進歐洲人的公園。髒髒的花柳病患者，自然是不許進去的。

太太（被他的話嚇慌了：）親愛的，為上帝的緣故，你說什麼呀，在女兒面前！

布魯乞勒：二十五年前我來到中國。二十年來，我生在中國，像一條離了水的魚似地掙扎着，在那些騙子和偷兒之中我得了風濕痺和傷寒症。他們全都想剪我的錢包或者放一把小刀進我的肋骨裏。而結果呢，結果——他們任何人隨時都可以打破我的腦袋。

太太：現在，親愛的，鎮靜些。你眞不必懊惱，那麽，那麽現在——

布魯乞勒：噢，不要管我的。不要撫慰我，你不會。夠了，夠了。哦，走開。

可爾蒂拉：但是那殺人犯是必須追究的。

布魯乞勒（痛苦地）你可以十分相信一件事，那就是他早已提起脚跟走掉了。（又激昂起來）像這樣是不行的。（他拾起那吸水管，又啪地把它放在棹上，裏面又噴出一些水。）倘若眞是——我們就得——屠殺。

可爾蒂拉（無意地）看許多船從城市那一面來了！

太太（駭慌了，抓住她的丈夫的手，他也同樣駭慌了：）中國人？

可爾蒂拉（輕蔑地）不！歐洲人！

（布魯乞勒坐下，喝了一口水。聽見科伯爾指揮船隻的聲音。）

（一個灰頭髮的老教士是首先進來的避難者；科伯爾陪着他。在這一景裏，他時出時入，照管避難者們和他們的行李。）

敎士：中尉、請你原諒。我住在城裏眞是太危險了。

布魯乞勒：正是的。

敎士（慌忙坐下）眞可怕！眞可怕！那可憐的阿斯來先生（把身子向前一彎。）聽說他們用慘刑，用慘刑治他，嘲弄他，然後纔把他溼死在水裏。這可以不加懲罰嗎？

太太（用馬利麥格大林㊀和基督談話的腔調：）是啊。他們也可以對你動手的。

（大家都沉默着，懸想着一切可能的恐怖。）

敎士：是的——是的——是的。

（兩個水兵抬着一些箱子，皮包和行李包，蹣跚進來。他們把它們放下又出去了。游客和她的妻進來。她捨不得離開她的用具，幾隻帽盒和包裹好像一串輕氣球似的懸掛在她的身上。）

游客（惶惑着：）把它們放下來吧，我的親愛的。

㊀譯註：歸正之娼婦，（見路加福音。）

妻：噢，不要管我的。我的帽子都在這裏面。我不能把它們讓給那些畜生一樣的殺人犯。

游客：但是我的親愛的——————放在這裏是無礙的。

妻：等到艦長來了再說。他懂得。他現在是我們的唯一的保衛者。

游客（對正在向他們走來的科伯爾）官長，這是眞的嗎？在光天化日之下——三個美國人？

妻（突然插言）聽說是七個男人和兩個女人。

游客：拉進一隻船去，都殺掉了。

妻（看着法國太太，哭聲怪叫）眞可怕。眞可怕。眞可怕！

太太（同時用低沉的聲音說）眞可怕。眞可怕。眞可怕！

（她倆擁抱。）

布魯乞勒：瞧着吧，這不過是纔開頭哩。

游客的妻（對科伯爾）你不至於把我們趕出去吧！你不至於讓我們裂成碎片吧。（回頭

對她的丈夫發脾氣。）我早就告訴過你我們到中國去會有什麼意外的。可是你固執得好像一隻——好像一隻——好像一隻吐綬鷄，

游客：我怎麼能夠知道呢，親愛的。

妻：倘若我們把我抓去了呢？

游客（長嘆：）唉。

妻：他們會侮辱我。

游客：唉，眞……………

妻：然後强姦我。

游客：眞是，我的親愛的！

妻：今早我用快鏡照一個船夫。你記得他怎樣看着我麼？並且他的像和你的像同在一捲膠片上！

新聞記者（進來，對布魯乞勒：）那阿斯來眞是蠢透了，他並不會游泳却在船裏和人打架。

布魯乞勒（冰冷地呆看着他：）　青年人，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太太：　想想那些慘刑！

新聞記者：　慘刑！

游客的妻：　聽說挖了他的眼睛。

游客：　燒了他的脚板。

教士：　汚辱而且殘毀那尸體。

新聞記者（激怒：）　但是請容許我…………

布魯乞勒：　我不容許。

太太：　嘲笑一個殉道者的尸體。我也不能容許。

布魯乞勒：　他們應得相當的報應。我們不能讓他們把列强的尊嚴踏進泥坑裏去。

新聞記者：　唉，我已經知道。我明白了。

布魯乞勒：　那就好。

新聞記者（在他的手掌上寫字：）我看——你的意思是催促北京，華盛頓——抗議——賠償。

布魯乞勒：北京！華盛頓！拖延到什麽鬼時候呢！

敎士：我們一天也不能等了。

游客的妻（歇斯特里的地：）道歉，賠償，公斷，艦長！

太太（低音贊助她）替那殉道者復仇。艦長！

布魯乞勒：這意見！又要在那些公使館裏轉來轉去麽？艦長！

（艦長應聲而至，好像是他們唸呪召請來的。他已經全副武裝起來。他的肩章徽章使他好像一尊金偶像似的。）

艦長：這不是送到公使館去的事。

新聞記者：那麽……………

艦長（很緩慢地：）我——正——在——遲疑——

布魯乞勒：　當你解決那些拳匪的時候，你也並非不曾遲疑，艦長。

艦長（不理他）　我正在遲疑究竟多少中國人纔能抵償一個白種人。

太太：　噢，至少是十個。

艦長：　那麼要多少才能抵償那湮死了的人呢？

游客的妻：　我不明白。

艦長（結束了一切疑難：）　兩個吧。不用誇張。

布魯乞勒：　艦長，你是一位眞實的軍人和一位紳士。

（科伯爾又進來。）

科伯爾：　道尹來了，長官。

（道尹和一個學生——翻譯——進來。道尹是一個肥大的人，浮腫的眼包上有兩條縫似的細眼睛。他穿着灰長衫，黑緞馬褂，戴瓜皮小帽。舉止緩慢而嚴重。他不會說英國話。）

（學生穿灰長衫，西服褲子，皮鞋，玳瑁眼鏡。平頂草帽。他的靈敏和道尹的凝重形成了一

個顯著的對比。）

（這兩個中國人和艦長相對鞠躬。在那一羣『謀殺者』之中有些咕嚕。

（那僕役爬進來，悄悄地蹲在欄杆旁邊。無人注意到他。他看見了以下的全部情景。）

艦長（對那一羣人：） 請大家出去。科伯爾君，指示艙位給我們的賓客，

（他們全都退出，只剩新聞記者和那還不曾被發覺的僕役。）

學生：萬縣道尹閣下來拜訪你，表示對於死者的深切的哀悼……………

艦長：你說那謀殺事件呀。

（艦長緊接着說，幾乎和學生的話變成一句話。）

學生：據我們所得的報告——

艦長：讓我說那是錯誤的報告。

學生：但是阿斯來先生首先動手打………

艦長：阿斯來先生是一位紳士；而且他已經死了。請你不要侮辱死者。

學生：並沒有侮辱的意思。

艦長：全部事件都是反對我們的國旗的一種暴行。

學生：但是阿斯來先生是美國人。

艦長：他是我們之中的一個！

（道尹和學生用中國語鎮靜地交談着。）

學生：你認爲那是一種犯罪嗎？

艦長：難道不是嗎？

學生：請接受我們的保證，我們一定要調查……

艦長：我不接受。

學生：道尹閣下極爲抱歉……

艦長：鬼才要他道歉。你以爲殺死一個歐洲人可以不加懲罰嗎？我們對於這一次暴行有幾個要求。

學生：要求！什麽要求？

艦長：你要知道麽？（數着他的手指）一——當地最高長官必須送葬。二——萬縣城獻一個十字架在墓上。三——撫恤死者家屬。

學生：據我知道，他並無家屬。

艦長：那麽就把那賠償給他的最近的親屬。

（學生和道尹私語。）

學生：道尹教我說，這些條件雖然有損萬縣的體面，可是他同意了，然而要避免……

艦長（還伸着兩個手指：）但是還不能這樣便宜了你們。

學生：還不夠嗎？

艦長：還有懲罰兇手呢？

學生：立刻查究就是。

艦長：明天早上九點鐘必須處決那兇手。

學生：不用審判嗎？

艦長：那是你們的事。你們也可以審判他。

學生：但是倘若找不到他呢？

艦長：那麼就處決兩個船夫工會的人。

學生（忍耐不住）就是艦長也得有點限度呀。

艦長：你竟敢！你從那裏學來的這種狂妄。我們化錢辦大學給你們，而你們所作的事是動手殺我們。

學生：那錢並不是你們的；那是我們的——庚子賠款。

艦長：請記住這一點。

學生：我們不同意你的條件。

艦長：你們必須同意。

學生：我們要提出抗議。

艦長：你們可以提出，等執行死刑以後。

學生：你們的工黨的首相麥克唐諾會知道你們的無恥的行爲的。

艦長：我不知道什麼工黨的首相麥克唐諾。英皇陛下的大臣麥克唐諾先生會贊成皇家海軍的緊急處置的。

學生：那麽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就不和你談判。

艦長：我的砲要和你們談判！

學生：但是那是兇醜的暴行！

艦長：轟擊的命令如下：從工廠開始，然後是大利的貨棧；然後是道尹的住宅和衙門，然後是船夫住在區和街市，跟着是普遍的轟射。

學生：你忘記了，艦長，這裏並不是非洲。

艦長：這是中國！我一點也沒有忘記。

學生：我們不願意殺害兩個無辜的人，

艦長：　明天早上九點鐘必須遵照指定的方法執行死刑，否則……

學生：　就在今天整個文明的世界就要知道你的兇醜的暴行了。

（道尹和學生退出。）

（科伯爾和新聞記者同上。）

艦長：　科伯爾君。

科伯爾：　是，長官。

艦長：　信號。

科伯爾（叫喊：）　信號！

（水兵們拿着旗子出現在甲板上。）

水兵們：　是，長官。（立正敬禮。）

艦長（對科伯爾：）　佔領電報局和無線電台。

科伯爾（對水兵們：）　佔領電報局和無線電台。

水兵們：　是，長官——（敬禮並且用旗語傳達命令。）

新聞記者（正在寫筆記，抬起頭對着艦長：）　你要看看這電稿嗎，長官？

艦長：　很好。

新聞記者（迅速宣讀：）　美國人慘遭殺害……似將大衆暴動……屠殺慘禍……（加重讀）艦長極爲關切……斷然處置……哀的美敦書……限二十四小時。我想立刻發電，長官，我可以用那艇子麼？

艦長（不曾十分留心傾聽：）　噢，是的，你可以用。這——（拿起新聞記者的筆，寫了一個卡片）沒有這個他們不能讓你進電報局去。

新聞記者：　謝謝你，長官。（他走了。）

艦長：　現在是戰爭。僕役，僕役要一杯威士忌。

（僕役一直躲在上甲板上，聽過道尹和艦長的談話。他一站起就擠在一把椅子上。科伯爾和艦長看見了他，他慌忙逃走。）

科伯爾： 一個偵探！

艦長： 我們要留心他。

第五景

碼頭如前。

一個瞎子走過，敲着掛在手上的小鑼。船夫們分成若干羣聚集在碼頭上。一列水兵走過人羣，消失在無線電台裏。中國人默默地注視着他們的背面。

道尹和學生從河面同走上碼頭的階梯，警察和船夫們急走來圍住他們。

道尹（用平板無味的聲調：）那美國人坐的是誰的船？

警察：計長興的。（對道尹鞠躬。）

道尹：找他來。

警察：我們找過了。

道尹：把他的老婆兒女抓起來。强迫他們說出他在什麼地方。

（警察鞠躬。）

（老費，老費已經靜聽了一會，走上前來。他是船夫工會的會長，顯然是有地位的。他的身體强健，態度莊嚴，衣冠整潔，還拿着一隻手杖。）

老費：他們都不知道。

道尹（不大注意他：）把他們拉去游街，要他們叫喊着他的名字。（提高聲音）決不能使全城……

老費（大驚：）全城？

學生（激動：）他不敢。他必定是喝醉了。

道尹（鎭靜：）他敢的。二十三年前他敢，現在也一定敢。

學生：但是現在不是從前的中國了。我們可以提出抗議。

道尹：沒人理會。

學生：不能遲延了。我們立刻打電報到北京去，今天下晚就能得到答覆。

（他把紙放在他的膝頭上草擬一個電稿。）

道尹：是的——告訴他們快點發。（他取出他的圖章。）明天要舉行那美國人的葬儀。我們都得送葬。

第三船夫：送一個幾乎打殺了老計的人的喪麼？他曾經打過老計的嘴巴。

道尹：我們還要放一個十字架在他的墓上。

第二船夫：但是他折斷了老計的槳。只給他三個銅板。

道尹：（還是很鎮靜而且鄭重：）老計應該接受三個銅板，就是不給錢也該忍受。

第二船夫：那麼他怎樣活得下去呢？

道尹：一個人挨餓事小，連累許多人逃難事大。

第一船夫：逃難？爲什麼？

（船夫們面面相覷，驚惶不安。）

學生：擬好了。（把電稿交給道尹，道尹蓋章。）

道尹：立刻發出去。

（學生急忙向電台走去，但是此刻有兩個英國水兵和那火夫正在電台門道上爭吵。

第一水兵：滾出去。

火夫：我是這裏機器間的火夫。（兩個水兵奪取他手裏的包袱——他把它搶囘來。）你可以把我趕出去，但是你不能拿我的東西。

（水兵們推着他，他踉蹌走下台階。水兵們持着來復槍站在門口上。）

學生（跑上階梯：）一個官電。道尹蓋了章的。

第一水兵：誰也不許進去。

學生：你不能阻止我，這是我們的電報局。

第二水兵：非有艦長命令誰也不許進去。

學生：立刻讓我進去。（他抓住他們的刺刀，用力往前闖。）

第一水兵：不行。滾蛋。

（他們用槍托把他推下台階。）

學生：（跌下。躺在地上：）野獸！

（他失落了他的電報，水兵們走下台階來拾起它。）

學生：還我。

第一水兵（對另一水兵：）把它送給艦長。

學生：還我。

第一水兵（用槍托威嚇學生：）你趕快離開此地。

（他們退回崗位。新聞記者匆促走來，上台階去。水兵們阻止他。）

新聞記者：艦長的命令。急電。

第一水兵：是的，先生！（水兵們向他敬禮，他走進門去。）

學生：你們讓他進去，而（他預備徒手去撥開他們的刺刀。火夫止住他。）

火夫：是的，因爲他是一個美國人。

學生（對道尹：） 我們怎樣辦呢？

道尹（一直毫不動彈地看過學生和水兵們的格鬥：） 必須預備一隻十字架。

學生（沮喪地：） 還有什麼呢？

道尹： 船夫工會的會長在這裏麼？

老費： 是。（鞠躬。）

道尹： 跟我來。（對警察。）立刻去尋找老計。

（警察鞠躬退去，道尹和老費緩慢地跟在他們後面。）

火夫： 你們絕不會找着他！

船夫工會。

第六景

有些船夫坐在板櫈上圍着一張粗糙的長桌子，正在用木碗喝着肉菜湯。他們用筷子檢掉湯裏的碎片，呼嚕呼嚕地喝着。火爐旁邊站着一個廚子，赤膊而繫着一幅圍裙，正在照料水汽蒸騰的鍋上的米飯，並且把熱騰騰的麵團作成餅。船夫們一個跟一個從太陽底下踱進來，端起一碗吃的東西，倦怠而且沉默地坐在棹子前面。

一個老船夫獨自蹲着，呆呆地看着火，吸着長煙桿。他的細辮子是灰色的，他的眼睛和嘴却幾乎被濃厚的斑白的鬚眉掩蓋着，他的聲音是鎮靜而且清朗的。他是一個佛教徒，相信生死輪迴和因果報應。在從前，以爲只要有「替身，」死罪是可以逃避的，像他這樣的宿命論者就願意被雇去替死。他是不怕死的。在另一方面却以爲肉體的割裂是一種不

可言喻的災害。最殘酷的死刑是把頭割下放在屍體的兩膝之間，因爲這樣一來那靈魂就要作一個無頭鬼漂流在陰間幾百年。

這裏是長時間的沉默，不過偶然聽見吃的聲音。憂悶停留在每個人上面。

老船夫：我們都要受苦了。

第一船夫：我們這城市是倒霉的地方。

第二船夫（並不像老船夫那樣鎭靜地坐着吸煙，他是惶惑的，怕死的。他正在着急，他提高他的聲音，幾乎是叫喊：）先是旱災，後來是水災。人都沒有吃的了。我們都成了叫化子了。

第三船夫：一個船夫的兩隻手還忙不到一把米。

老船夫：他們找不着老計——麼？

第二船夫：警察把他的兒子拖去游街，强迫他叫：——『爸爸，倘若你不出來他們就要殺我了。』

第一船夫（很沉靜地：）我想他已經去作土匪去了。

第三船夫：　老費跟道尹走了，還不回來。

第二船夫：　他立刻就出來了，臉都氣白了。後來又轉去了。

第三船夫：　外國人全都上了那兵船。他們還帶着他們的箱子和行李。

老船夫：　大家都要吃苦了。

第二船夫：　他們全都不坐中國船。

第一船夫：　作禱告的那老洋婆一見我就怪叫，好像我要殺她似的。因為她一叫，水兵就用槍托來打我。

第三船夫：　他媽，我們是殺人的嗎？我們不過要五個銅板搖一次船吧了。

第二船夫；　外國人為什麼全都上了那兵船呢？

（老費慢慢地走進來，默默地坐着，呆看着地面。一陣咕嚕，『老費來了。』）

老船夫：　你帶什麼消息來給我們？

第一船夫：　你為什麼不說話？

第二船夫：　有什麼事這樣害怕？

老費：　聽着！（他看見火夫在那裏。）你爲什麼在這裏？你並不是船夫。

火夫：　我是電報局的苦力。今天他們把我趕出來了。

第三船夫：　他是好的。說吧，老費。

老費：　說說有什麼用？我們都得死嘍。

第二船夫：　爲什麼？爲什麼誰得死呢？

老費：　我們都得死。

老船夫：　爲什麼死？

老費：　爲我們的夥伴。

第一船夫；　你說什麼？

老費：　那外國艦長說老計殺害了那美國人。

第二船夫（叫喊：）　他糊說。

老費（鎮靜地繼續說：）他說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必須殺……

第三船夫：誰？

老費：兩個船夫。

（沉默了一歇。）

老船夫：道尹答應了嗎？

老費：是的。

第三船夫（憤激：）那麽就讓道尹去死好了！

第二船夫（隨便地說：）讓他們殺老計去，他纔是罪人。

火夫：他沒有罪。

第二船夫（反對火夫：）他不接錢。那美國人從他的船裏落下水去。

第一船夫：讓他們殺掉老計的兒子，或者老婆。他們爲什麽要牽連到我們呢？

第三船夫：我們並不曾殺人。他們沒有權力來傷害我們。

第二船夫：　你把這道理告訴道尹了麼？

老費（遲疑了一會）：　不。

幾個船夫：　爲什麼不？

老費：　倘若不弄死兩個船夫，明早大砲就要轟擊這城市。

第一船夫：　大砲？

老費：　是的，大砲要不停地轟擊，一直把全城燒光，人都打死了才罷手。

火夫：　英國人！我知道他們。我曾經見過他們怎樣燒毀了幾個城市。

第二船夫：　那麼我們逃走吧。（他拾起他的破衣服。）我們沒有犯罪，我們帶着家裏人逃走吧。還來得及哩。我們可以躲在鄉下。（他跑到門前。）

老費：　夥伴們，我們已經被包圍了。

（沉默了一會之後，第三船夫叫喊。）

第三船夫（怒吼）：　你已經出賣了我們，你是一個奸賊。你和道尹是一氣的。

（船夫們圍住老費；他被包圍在許多敵手聯成的一個環裏。）

老費（跳起來站在板櫈上）：要是這樣，我爲什麼還要到這裏來找你們呢？我和你們是一樣的，有禍同當。

（形勢和緩了。）

第一船夫：那麼好吧，讓道尹要指定誰就指定誰吧。

老費：道尹說必須由我們自己推選。

第二船夫（坐在地板上，縮着他的頭：）我不能死。我沒有殺人。我不願死。

第一船夫（對老費）：你是我們的領袖。你該得死。

老費：我和你們是一樣的。

火夫：你們是作工的，老計也是一個工人。爲了他他們才要殺你們。

第一船夫：你在那裏見過人爲別人而死？

火夫：我見過的。

老船夫：沒有這種地方。

火夫：有的——在遠方像你們一樣貧窮的苦力們驅逐了那些作主子的。

第一船夫：驅逐英國人嗎？

火夫：英國人，法國人，他們這一類的人。那是困難的。更多的英國人來報仇了。苦力們不肯退讓。他們鬥爭。當新的主子們得勝的時候。他們就不問靑紅皂白，一五一十地殺掉，或者簡直就一個都不饒。

第二船夫：爲什麽？

火夫：因爲他們是苦力。因爲他們的同伴驅逐過主子們，要把富商和道尹之類拉下來作苦力。

（沉默。船夫們不相信。）

第三船夫：他們爲了他們自己而鬥爭。他們奪取富人們的衣服，糧食，住宅。

火夫：不！他們挨餓。他們不要衣服。他們並不爲他們自己而鬥爭。

第一船夫：那麼他們爲誰而鬥爭呢？
火夫：爲了你。
第一船夫：爲了我？
火夫：是的，爲了你。他們想要使苦力們作天下的主人。他們爲了你，爲了各處的苦力們，挨餓，鬥爭，死亡。學學他們吧。學習着爲被各帝國主義踐踏的各國的苦力而死吧。
第二船夫：爲什麼他們不到這裏來？
火夫：他們疲倦了。他們正在休息哩。
第二船夫：這些全是神仙故事。
老費：但是我們此刻就得死。
（和尙已經進來了一會，知道他們爭論的事，此時突然推開衆人。他的話簡截有力，用重音說出每句的末尾一字。）
和尙：我們一定不死！我們一定要爭鬥！我們一定要征服！

火夫（嘲笑）：反抗大砲麼？

和尚：不要理會大砲。讓它打人吧。人是糞穢。强硬的會逃走。

第一船夫：有錢的會逃走。有車的會逃走。窮人呢——我們到那裏去？從大砲底下逃出來又鑽進飢餓裏去麼？

和尚：人是糞穢。强硬的就留存着。他們會引起其餘的人們。人數一多，他們就和白種人鬥爭。他們會把他們驅逐出去。

火夫：哦，是的，用刺刀對着他們的喉嚨。

和尚：你不必害怕。這個（取出一塊寫着呪文的三角形的綢子）拿去，放在你的胸口上。這是一道靈符。天體壇門開，地大德門來。『槍彈不能入，刀劍不能傷。』

老船夫：你的這些破布條就有那麼多囉唣。

和尚（搖着那一塊綢子）：靈符。從菩薩的法衣上取下來的！

火夫：這是愚弄苦力們的。你不能用幾片綢子去征服什麼。

第一船夫： 法衣是絕不會打勝仗的。

火夫（他的聲音具有幻想的魔力：） 但是我要給你看看會打勝仗的衣服。

第一船夫： 說笑話。

（船夫們離開火夫向着和尙。火夫成爲孤立的了。）

火夫： 我說的是眞話。（他拿起一個船夫手裏揑着的一套苦力衣服，轉向和尙。）你恨白種人麼，恨不恨？

和尙： 我恨。

火夫： 你有胆量麼？

和尙： 有。

火夫： 你爲我們麼？

和尙： 是的，爲你們。

火夫： 你願幫助我們麼？

和尚：　怎麼呢？

火夫：　這個——拿去（把苦力的衣服遞給他。）穿起來，作一個船夫。也把你的頭放在斧子下面。

和尚（疑難地：）　在斧子下面？

（船夫們的態度忽然改變。他們開始了嘲笑的聲音。有一個船夫推着和尚的背面——『穿起來——爲什麼不穿？』）

如一船夫：　你爲什麼遲疑？你單就會說。

和尚（機械地：）　你們一定不死。你們一定得勝。

第三船夫：　你是一個勇敢的人。

（幾個船夫舉手打和尚。他忽然猛力把衆人推開，向門前邁開一步。）

和尚：　蠢貨！你們是些瞎子！你們是些孱頭！

（他立刻不見了。）

老費（鎮靜地：）要是一個船夫死了，我們都得照顧他的家族。要是他們減少我們的工錢，我們都要罷工請求。我們是弟兄。罵一個就是罵全體。一人有罪全體遭殃。一個死了就是爲全體而死。

老船夫：我是不怕死的。但是倘若他們要砍頭，那麼魂魄就永不超生了。

第二船夫（恐怖：）我不願死。我有一個兒子，我抱着他他會笑。（忽然停住，傾聽着。）有人來了。你聽！

（學生進來。）

（在沉默中微聞狐步舞之聲從河面傳來。）

老費（對學生：）怎樣？

學生：聽吧！他們在跳舞咧。聽見麼。

第一船夫：這些豺狼！他們嗅着人的血腥哩！

學生：音樂會使他們溫和一點——或者，

火夫：　那倒不見得！

學生：　道尹卽刻就要來。我們要祈求他們的慈悲。跟我們去，老費。

第一船夫（憤激）　告訴他們我的手是强壯的。告訴他們我能夠平平安安地把他們渡過河，不要一文錢。

第二船夫：　告訴他們我有一個兒子。

老船夫：　他們必定不可殺掉我們的頭。他們爲什麼不用絞刑呢？沒有了頭魂魄是永不得超生的。

第三船夫：　吻他們的脚。懇求他們的慈悲。

第二船夫：　爲什麼——爲什麼要我們死？（他戰慄着躺倒在地板上。）

火夫（止住學生，指着第二船夫：）　你告訴他們，苦力是常常爲苦力而死的。

第七景

在金虫號砲艦上。當天的晚間。

天差不多已經黑了。桅上懸着的探照燈緩慢而規律地旋轉着，探照着岸上，一會紅一會綠的。晚餐剛罷，上部甲板上輝煌着蠟燭和電燈，但是因爲探照燈的旋轉，把人的臉色照成忽而紅忽而綠忽而雪白的。白種的殖民者全在船上。已經開過一次宴會。人們都穿着白衣黑褲的晚餐禮服。婦女們穿着晚裝，滿身珠寶。樂隊正奏着愛國的歌曲。

布魯乞勒先生，手裏舉着香檳杯，結束了他的演說。

布魯乞勒：祝艦長的健康！（他們全都喝酒。）我們曾經把工業帶來給這些半開化的人，他們應該舐我們的手。他們每天只得一分錢，我們來了却給他們十分。

牧師：他們被野蠻的信仰拘束着，我們曾經帶來給他們眞正的基督教。

游客的妻　他們滿身生虱蚤，灰塵塞住喉嚨，我們曾經爲他們建立了小學校。

游客：他們的科學還在中古時代。我們曾經爲他們建立了近代的大學。

布魯乞勒太太：倘若學徒撒野動手反抗敎師，敎師必須毫不留情地給他一個厲害。

牧師：憑了耶蘇基督的名義。

布魯乞勒先生：錢還錢——血還血——這是寫在那——那——呃——的旗幟上的。

可爾蒂拉（趕忙提示）：那老歐羅巴的旗上。

牧師：和那少年亞美利加的旗上。

艦長：你們說的全對。我們曾經給他們工廠，學校。敎堂和軍械。我們的國家的意志派我們到這裏來，沒有那我們是不離開這裏的。住在這裏是我們的義務。

新聞記者（油嘴滑舌地）：此刻一切文明人種都是同情於我們的。一切政府機關，公使館，銀行，公事房，大學校，航海的輪船，全是爲了我們而設的。爲了祝賀白種人，地球上的主宰，我喝乾一杯。並且爲金心鐵腕的艦長喝乾一杯，他讓我們避難在他的堡壘裏面。

游客的妻：　因為我們全都在生死關頭的危險之中啊。

（全體為艦長飲了一杯。）

艦長：　謝謝你們，太太們，先生們。好，我想現在是各位回到艙裏休息的時候了，否則要躭誤了睡眠的。

布魯乞勒太太（對牧師：）　一個非凡的男子。你覺得這些人全都熱烈起來了麼？眞是精誠團結。我想在天諸神在我主座前也必定覺得如此的。大師，你以為如何？

牧師：　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僕役拿着一盤水菓進來。他的面色很蒼白。他們全都離開他，好像他帶着瘟疫病菌似的。）

可爾蒂拉（輕浮的地：）　給我一點——給我一點。（她摸摸他的下巴。轉向科伯爾。）他的臉色為什麼這樣灰敗？唷，好難看。

科伯爾：　他想逃走，給抓回來了。（輕蔑地對僕役：）唔，你成功了麼？

可爾蒂拉：　他現在有什麼事了？

科伯爾：　噢，他知道——（對僕役）——你不知道麼。

（那役離開他，菓盤墮地。）

艦長：　唔，滾出去。

（當僕役蹲下去拾菓子的時候，全都沉默着。每個人都注意地看着他。）

科伯爾（聽見什麼：）　對不起。

（他出去了，僕役跟在後面。賓客們開始走散。）

布魯乞勒太太（對可爾蒂拉：）　去睡吧，親愛的，來睡吧。父親已經去了！

（她和其餘的賓客都走了。可爾蒂拉和艦長還留着。）

（科伯爾又進來。）

科伯爾：　那兩個中國人又來了。

艦長：　告訴他們到鬼那裏去。我不願見他們。

（科伯爾出去。）

可爾蒂拉（賣弄風騷：）晚安，艦長！你是一個非常人物。我在小說裏讀過像你這樣的人。

艦長（父親似地：）晚安，我的孩子。每個英國的艦長處於我的地位上都要這樣作的。（她走了。）

（科伯爾又進來。）

科伯爾：他們懇求你見見他們，長官。他們說事情很重要。

艦長：這些渾蛋，唔。好——告訴他們快些。五分鐘。

（科伯爾出去又立刻回來，帶領着道尹，學生，老費，以及抱着一件美麗的繡花衣服的大利。）

艦長：唔？

學生：在這非常的時期道尹不能不再來驚動你……

艦長：說吧，他接受了我的哀的美敦書了吧。（對科伯爾）墳墓完成了麽？

科伯爾：一點鐘以內可以完成？

學生：道尹竭誠請求艦長……

艦長：我高興你的腔調已經改變了。那麼道尹自己已經明白那是一種罪過了。

學生：他竭誠請求艦長一件事……請你赦免兩個市民的生命。

艦長：我看，

學生：他承認你認爲適宜的任何賠償。他願保證以後再不會發生今早那一類的事。

艦長（誠意地：）很好。

學生：他希望你的仁慈的心不讓你把兩個無辜的人置之死地。他們有家族，有小孩。並且大利願把這衣服贈送給剛到這裏來過的那一位年輕的太太。

（布魯乞勒先生穿着寢衣進來。大利向他鞠躬，把綉花衣獻給他。布魯乞勒先生仔細地查看着它。）

學生：大利也願交付賠款。

布魯乞勒（沉靜地對艦長：）我說，這是可以談判談判的，是不是？

艦長（尖銳地：）我的命令不能講價錢。

（布魯乞勒先生羞愧地走開了，拖着綉花衣，拖着拖鞋。）

學生：道尹求你的寬恕。

（道尹和大利跪在艦長前面。老費隱在暗影裏站着。）

艦長（對着站着的學生：）唔？你呢，青年人？

（學生下跪。艦長從衣袋裏取出一張紙。）

艦長（對學生：）這是你的電報麼？

學生：是的。

艦長：你承認不承認那是毀謗英國海軍的一個卑劣的謊話呢？

學生（勉强答應：）是。

艦長：你不知道我有權叫地方官把你當衆打一頓，處罰你的這種行爲麼？

學生：知道，

艦長（溫和地：）好，現在是你們去的時候了。你們必定跪乏了。

學生（激動地站起來：）那麽船夫們…………

艦長：你們不必砍掉他們的頭。

（甚至那莊重的道尹也滿足地微笑了。）

艦長：我許可你們用絞刑。

學生（叫起來：）那麽這是你的…………

老費（用中國話叫：）王——八——旦。

艦長（這以前並不曾注意到他：）這是什麽人？

學生：一個船夫。

艦長：他說什麽？

學生：你不知道更好。他是幸福的，因爲他剛纔不曾舐過屠殺者的手。

艦長：都出去，你們！

（中國人都走了，）

科伯爾（對艦長）你要到房裏去嗎，長官。

艦長：不。

（他們倆走了。）

（僕役出現在艦長發號令的艦橋上。這裏是黑暗的，除了探照燈的燈光抹過的時候。他正在低吟着一種悽涼單調的小曲。他拿着一條繩子。他緩慢地把繩子繫在艦長室門上的欄杆上，並且結成一個環。他倚着兩肘，凝視着黑暗，唱完了他的小曲，然後哼了一聲，爬上欄杆。當他吊在繩子上的時候，探照燈正照了他一小會，然後又是黑暗。河面上傳來彼岸上工廠汽笛的悲嘯。）

（舞台逐漸微微明亮，隱約看見僕役吊死在艦長室門前。）

布魯乞勒太太的聲音：可爾蒂拉，你應該睡了，親愛的。

可爾蒂拉的聲音：再等一分鐘，母親。

（可爾蒂拉穿着她的新的綉花寢衣，逍遙着走到艦長的艦橋上。當探照燈的燈光忽然再移過那裏的時候，她看見那吊着的僕役。）

可爾蒂拉：噢！（一隻手抓住欄杆。）快來——中尉——快來！

科伯爾：什麼事？…………天呀！

可爾蒂拉：給我…………（她還是癡迷地呆看着那僕役。）

科伯爾：你要水麼？

可爾蒂拉：不。不不，現在不。我現在一點也沒有什麼。你願意去把我的照像機和鎂條拿來給我麼？這是多麼出奇的一幅照片呀。

（艦長進來。）

艦長：什麼事——（他看見了那僕役，一把抓住他背後的欄杆，然後舉起他的手來好像要打那死人似的。）

可爾蒂拉（悄聲對科伯爾說：）他憤了麼？

科伯爾（頗爲惶恐：）他自己吊死在艦長的門上。這是中國的被糟蹋的百姓們報復官大人的一種辦法。

可爾蒂拉：爲什麼——那會把官大人怎麼樣呢？

科伯爾：他就得走。

可爾蒂拉：他必須走嗎？哦，我看。但是艦長是迷信的人麼？

科伯爾：艦長是一個海軍軍人。

（可爾蒂拉墊着脚尖走開。）

艦長（還是呆看着那僕役：）但是我偏不走。不！（嗄啞地）給我一杯威士忌，科伯爾君，請。

第八景

船夫們的飲食店。

天還沒有亮。

人們因爲通夜不睡全都疲困而且侷促不安。他們之中的一個常常走到門前注意地聽一聽，然後又囘來坐在原位上。

第一船夫（在門口：）他們來了。

第三船夫（走近他，別的船夫們全仰望着：）不——沒有。

（他們倆都退囘竈前。）

第二船夫：他一定會緩和些了（然後走到門前。）看！太陽上來了。河面很沉靜。船都睡着了。

（轉囘來。）我的兒子也睡着了。艦長也一定有一個兒子。

老船夫：　二十年之內他的兒子就會帶着大砲來反對你的兒子。

火夫：　不。你錯了。二十年之內他的兒子就會在這孩子的脚下了。

（第三船夫又走到門前。）

第三船夫：　他們來了。

（老費和他的妻，別的一個女人同進。老費的妻穿着漂亮的綢衣。披着肩巾，怯怯地跟在他後面。另一個女人穿着印花的粗棉布上衣，抱着一個有兩條小辮的小孩。她是第二船夫的妻。）

第一船夫（對老費）　怎樣？

老費（憤怒）　那渾蛋。

第三船夫：　你說他……

老費：　非害死兩個人不行。

（兩個婦人都坐着哭泣，搖擺着身子。老費的妻有手巾——另一個用手指掉她的眼

淚。）

第一船夫：哪兩個呢？

老費：要我們選出。

第三船夫（激怒：）由他們來捉去吧。我們不能送我們的伙伴去死。

老費（鎮靜地：）可以的。我們選吧，我們記着（這仇。）總有一天我們要提醒他們的，而且他們也要記起我們這城市的船夫的。

老船夫（搕搕煙桿，把它插在腰帶上，吐了一口唾沫，站起來：）派我去。

第二船夫（低聲：）誰是第二個呢？

（全場寂然，祇有婦人們的泣聲。）

老費（決定地：）我要去。

老費的妻（急叫：）爲什麽——爲什麽你要去？你爲什麽？你殺了人麽？

（她奔向他。）

老費（對老船夫，並且推開她：）來吧，老爹，救這城市。

老費的妻（歇斯特里地跑到他們兩個中間：）不——不——你爲什麼要去？他們要殺掉你的頭。不，不——你不能去——你不能——你不能。

第一船夫（對老費和老船夫）不，這不行。我們全是一樣的。

老費：那麼誰肯去呢？

第一船夫：我們抽籤吧。（他從在他旁邊的廚子的手裏拿過來一束竹筷，並且把它們折作兩段，）

第二船夫（對他的妻，不敢正視別的人們：）把孩子給我——（抱孩子。）他的脚上有些血。狗咬他了麼？

妻：他在老計的船上玩，給一個釘子刮着了。

老費（對第一船夫：）預備好了麼？

第一船夫：長的和短的。有兩枝短的。

第三船夫（諷刺：）　它們的頭已經被砍掉了

老費（指着火夫：）　把筷子給他拿着。

（火夫拿起筷子。）

第一船夫：　來吧。

（全場沉默，他們都失神地凝視着那筷子。又已背對他們坐着的老船夫，忽然開始低吟，站起來走到火夫前面。他慢慢地抽出一枝竹筷，並且看一看。）

老船夫（鎭靜地：）　一枝短的——我早已知道了。

第一船夫（抽籤：）　一——一枝長的。（喜歡得差不多說不出話來，自動地轉向老船夫來分享這歡樂，忽而記起這是不對的，立刻斂住笑容。）

老費（抽籤，看一看就把它拋丟了：）　不是我。

（在沉寂中又有兩個人抽出了兩枝長的，空氣逐漸緊張。）

第二船夫（對他自己——緊抱着他的兒子而且戰慄着：）　我不能。（火夫走到他前面他

剛一伸手又立刻縮回去，好像被燙着似的。）我不能（把孩子推到火夫面前。）讓他抽。他會給我幸運。

（那孩子抽出一枝給他的父親看。他定睛一看，抓住孩子，然後跌倒在地上。）

火夫（拾起那一枝竹筷：）短的。

某船夫（在門前：）警察在這裏咧。

（一個警察進來。）

警察：好了麼？

老費（轉背對着警察：）是，好了。

警察：我帶誰去呢？

（船夫們都站開在一邊，剩下兩個該死的在一邊。）

（老船夫抱住第二船夫並且鼓勵地拍拍他的背。警察抓住他的袖子。）

老船夫：我去，我去。

第二船夫（向後退縮）　不，不！我不願去。我不願去。我的兒子！我不願去！（早已站在門道旁邊的兩個警察把第二船夫綑住，叫喊着，掙扎着把他抬走了。）

（老費和那兩個女人跟在後面。）

第一船夫（暴怒）　他們——他們什麼時候纔會來？

火夫：　誰？

第一船夫：　你說的在別的地方驅逐了他們的主子們的他們。

火夫：　他們在這裏。

第一船夫：　指一個給我看看。

火夫（指着船夫們）　他是一個——他是一個，你也是一個。我們不必等待別人。我們必須自己戰鬥，武裝起來。我們必須聯合起全個城市。你知道孫文麼？你知道廣東麼？你知道廣東工人胸前寫着的字——「爲民衆而犧牲」麼？

第九景

在碼頭上：

左邊已經豎起兩根七尺高的絞架。右邊是阿斯來的墓——它的左近有一個臨時宣敎台。一列水兵圍繞着墳墓。鑼聲越響越近。一行人進來，當頭是被警察前後架着的帶鎖鍊的那兩個被處刑的人。警察後面是兩個包着頭帕的劊子手，他們的腰帶上插着絞刑用具——木棒和布袋。他們之後是船夫們，有幾個手裏還拿着槳，並且有一羣婦女擠進來。

第二船夫（搖擺着，叫喊着：）給我一點水。水，給我一點呀。

（羣衆中走出一個人遞一杯水給他。）

我作工，而他們殺我。我飢餓，而他們殺我。我有一個兒子，而他們殺我。爲什麼呢？他們爲什麼要殺我呢？

學生：　因爲你是中國人。

（行列停止在絞架前面警察揮退羣衆。）

牧師（在宣敎台裏）：　可憐的殉道者，願你靈魂平安。一個惡人的手割斷了你的生命線。偉大的上帝啊。落在人間的神的手裏是可怕的。他要掃除地上的不良份子。他要剿滅殺人犯，把他拋入地獄的火裏。聽吧。末日審判的號已經響了。聽吧，讚美上帝。你的靈魂平安，你主的純潔的羔羊呀。（他爲他們祝福。）

（苦力們抬來一個十字架，放在墓上。架上寫着『唯殺是戒。』道尹和大利跟他們走進來。）

這十字架是哀痛的萬縣市民贈送的。

游客的妻：　可是爲什麽不過是一個木的呢？

（大利悄聲對牧師說話。）

牧師：　是的，自然……（對衆人）商會主席請我聲明這十字架不過是臨時的，不久就要換

上一個石刻的。

可爾蒂拉：那麼從河面上看來就很美觀了。

牧師（被大利的禮貌所感動，伸手給大利：）你已經和我們同樣哀戚，請接受死者的朋友們的感謝。

（大利退縮。）

艦長（聲音雖低，却能聽見：）軟心腸的傻子。

（游客正在墓前，注視那些花圈上的銘語。別的一些人走來和他站在一處。）

游客：「柔順者有福了，」大來公司輓。

科伯爾：「給殉道者，」金虫號水兵隊輓。

布魯乞勒太太：「我們將要在樂園裏會晤，」布魯乞勒家族輓。

（第二船夫的妻的一聲叫喊擾亂了這和平景象，而且她硬闖過水兵行列來到這些歐洲人面前。）

第二船夫的妻：讓我過去！

布魯乞勒太太（看着那女人跪在她面前，同情地說：）爲什麼，善良的人，你是我的聖女呀？她要作什麼？她說什麼？

學生（走上前去：）她說她有一個小兒子。

太太：她要求把他放在孤兒院裏麽？

學生：不！她求你可憐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就要被處死了。

太太：哦，這不與我相干。我沒有一點辦法。（對那女人。）可憐的，親愛的靈魂。你的唯一的安慰是祈禱。祈禱上帝，他會保佑你。（她在她身上畫十字，轉向學生。）把我的話都告訴她。

學生：我不願告訴她。

（太太轉身離開他們，那女人拉着她的衣角。）

第二船夫的妻：你給我受洗禮。你說你的上帝是慈悲的。你的上帝是野獸。你的上帝是大砲，你的上帝是繩索。（她撕下她的十字架，把它拋在太太的脚下。）不要了！

太太（恐懼：）罪過！

（水兵們拖拉着這哭喊的女人，交給警察，警察把她拉進人羣裏去了。）

艦長（對牧師：）禮畢了麼？

牧師：是的，現在他可以永遠安息了。

艦長：歐洲人全都回到船上去！

（他們全都走了，只留下艦長，科伯爾，新聞記者，太太和可爾蒂拉。新聞記者胸前掛着一隻照像機，而且已經攝了行禮的照片。）

可爾蒂拉：讓我留在這裏吧，艦長，可以麼？

艦長（昂然不理會她：）歐洲人全都回到船上去！

可爾蒂拉：噢，艦長，你拒絕一個上流女子的請求。

艦長：小姐，我正在執行職務咧。

太太：可爾蒂拉，親愛的，走吧！你瘋了！誰也不看這樣的事。你的父親已經走了，他是很通人情

的——我不知道你從哪裏得來這種怪脾氣。走吧，親愛的，全都注意着你咧。

（可爾蒂拉向着那兩個被處死的人走了幾步，用她的觀劇望遠鏡看他們，然後輕蔑地瞅了艦長一眼，和她的母親走了。）

艦長（對科伯爾）砲都準備好了嗎？

科伯爾：是，長官。好了，長官。

（學生來到艦長前面。）

艦長：唔。你要幹什麼？

學生（竭誠請求：）你們的宗教訓示你們饒恕你們的敵人。

艦長：大不列顛海軍章程上沒有這一條。

學生：但是你們的宗教……

艦長：我的宗教是我自己的事（看錶。）你們還有三分鐘。

（警察除去被處刑者的鎖鍊。）

第二船夫：　給我一點水，再給我一點水！

老船夫（對艦長）　不要殺他。殺一個就可以了吧，放了這年輕的吧。

學生（慘笑：）　他不懂中國話。

第二船夫（看見艦長：）　是他吧。讓我把……（他衝到水兵面前，抓住他們的刺刀，然後沉重地倒下。）

艦長（看着他的錶：）　兩分鐘。（對科伯爾）我一搖我的手巾就開砲轟擊這城市。（他拉出他的手巾。）

科伯爾：　是，是長官！（他走到無線電站。）

（絞手們把那兩個犯人反背拴在木柱上，把他們的頸子和木柱繫在纜裏。然後他們從後面插一條木棒在纜裏。）

老船夫：　伙伴們！我是有罪的麼？

羣衆：　沒有！（沉默了一歇，然後更高聲。）沒有！沒有！

老船夫：那麼，伙伴們，你們不會忘記我麼？

羣衆：不會的！

（絞手把布袋蒙在老船夫的頭上，慢慢地轉動木棒，他的頸子就抵緊在木柱上。另一絞手用力把布袋試行去套在第二船夫的頭上。）

第二船夫（掙扎）：不——不！——我不——等——讓我說。我要說——

學生：讓他說。

第二船夫（叫他的妻）：把孩子給我看看！

（她把孩子高舉在她的頭上——他呆看着那孩子。然後轉向那絞手：）

第二船夫：現在你絞吧。

（絞手照前法絞。）

和尙（給第二船夫的妻一張符呪：）給你的兒子，鎗彈就不能傷他。等他長大，他就會掃除這些洋鬼子。

站在羣衆後面的火夫的聲音：　這是不行的。

（新聞記者移向絞柱。）

艦長：　你要到哪裏去？

新聞記者：　去攝一張照片。這兩個屍體的像是我獨得的新聞片。只要一分鐘。（他走向刑場，對準他的照像機，然後用脚推開人衆。）

第一船夫：　他爲什麼要照我們的苦像？

羣衆的聲音：　不讓他照，阻住他——遮住我們的伙伴。

（他們形成一道牆把新聞記者和屍體隔開。）

新聞記者：　好，不要吵，請讓開些。

火夫（在人羣後面）：　和尙！到廣東去，——來！我們要敎導你那裏是怎樣和洋鬼子鬥爭的。

新聞記者（還在看着他的照像機）：　讓開，你們全都讓開。

（羣衆分開，機械地服從着他的手的指揮，此刻火夫就挺然直立在他的照像機前面。）

（他穿着廣東工人糾察隊的制服，翻領，藍衣藍褲，頸上緊着一條紅帶。）

新聞記者：廣東軍。

（新聞記者先在照像機裏面看見他，愕然仰視，然後後退一步。）

艦長：什麼事？

新聞記者：有一個廣東兵一個委員！

艦長：哪裏？

新聞記者：那一面！

（但是羣衆已經圍住了那火夫。）

艦長：這裏不過是些船夫。

（火夫又出現在另一地方。）

新聞記者：看，那裏又有一個。

艦長：在哪裏？

（但是火夫又已走了。）

新聞記者：他們到處都是。

艦長：你見鬼了，漢子。（但是他兇狠地走向船夫們。）這是幹什麼的？

學生（攔着他的路：）你還不夠嗎，艦長？

艦長：滾開。

學生：都表示過了。現在你該走了。

艦長：我們就要看看『這表示』夠不夠。（對船夫們。）我要一隻船，到金虫號，一塊錢！去呀！

（船夫們走上前一步，倚着他們的槳。）

（船夫們舉起他們的槳而又把它們猛撞在地上。艦長立刻從衣袋裏掏出手槍，布魯乞勒太太曾經放在袋裏的糖塊也就掉了下來。他退後一步，用手槍指着羣衆。第二船夫的兒子爬到一片糖前面。）

艦長：那麽兩個是不夠的。要你們十個！要你們一千個！

（羣衆向前一步。小孩手裏拿着一片糖，正在想要站起來，但是一踉蹌就倒下並且抓住艦長的腿。艦長一驚，跳開了，不由自主地把手鎗對準那小孩。他的母親跑來，拉住小孩，把糖從他的手裏奪過來。）

第二船夫的妻：不要它！不要動它！它是毒藥。不要白種人的任何東西。這——（她把糖拋在艦長的脚下，並且用手指指那孩子的手和嘴。）

艦長（放下手槍，惶惑着：）你們這些白癡，我們不和小孩爭鬥。

（那女人抱着孩子走上前來。她强迫她的兒子看着艦長。）

第二船夫的妻：看淸他的臉。記住牠——永遠記住牠。記住他的鐵青的眼睛，紅面頰，金牙齒。他殺了你的父親。倘若他向你要東西吃，你不要給他。倘若他要水喝，你拒絕他。倘若他來買，你不要賣給他。快些長大起來殺他。殺他，殺他，殺他的兒子，殺他的全家。

學生（從羣衆中叫起來：）離開我們！離開我們的地方！

艦長（手槍還拿在手裏：） 我在這裏，而且世間沒有一種權力能夠強逼我離開。

（科伯爾從無線電站的台階上走下來。）

科伯爾： 一個急電，長官，從上海來的。（把電報遞給他。）

艦長（讀電報，懊惱：） 偏偏碰在這時候，就不能等一會嗎？（他把電報揉作了一團拋在地上。）

新聞記者（忽然又看見那火夫：） 這裏又有一個廣東人。拘捕他——在那裏。

艦長： 現在沒有時間作這事了。（對河面叫喊）小艇！（對水兵們）預備放，對準無線電站的台階和這些人們。

（水兵們持槍瞄準，同時撤退。中國人們前進。）

艦長（舉起他的手槍：） 退後，我們還沒有走的。

火夫（拾起那電報而且和學生同讀，在艦長後面叫着：） 你們走的眞快。（對跳在台階上的中國人。）他們非走不可了。下游需要他們的大砲。外國人把他們的武力全集中在上海。

上海已經發生革命！看他們都跑了。（他奪取一個警察的一枝鎗，跑到碼頭邊上，對着他們後面叫。）跑了。

羣衆：跑了！跑了！

火夫（揮舞着那一枝槍：）我發誓，憑了這一枝鎗——你們一定不能再來了！算一算你們的時間吧。你們的末日快到了。中國正在怒吼咧。噢，你究竟看見我了。開鎗吧！要是打倒我一個，就會有十個起來代替我的。

（和尚在他旁邊跳躍着，胸前懸着一塊符呪。）

和尚：鎗彈不能進。『天安太，天安門台……』

學生（怒吼：）吼遍全世界！全世界聽着中國的怒吼！吼出這罪惡的事件（對着河面。）離開我們的中國。

（河面上一聲槍響。和尚倒下，落在下面的羣衆的手裏。）

羣衆：滾出去！出去！出去！

閉幕

怒吼吧中國

每冊實價三角

著者　鐵捷克

譯者　羅稷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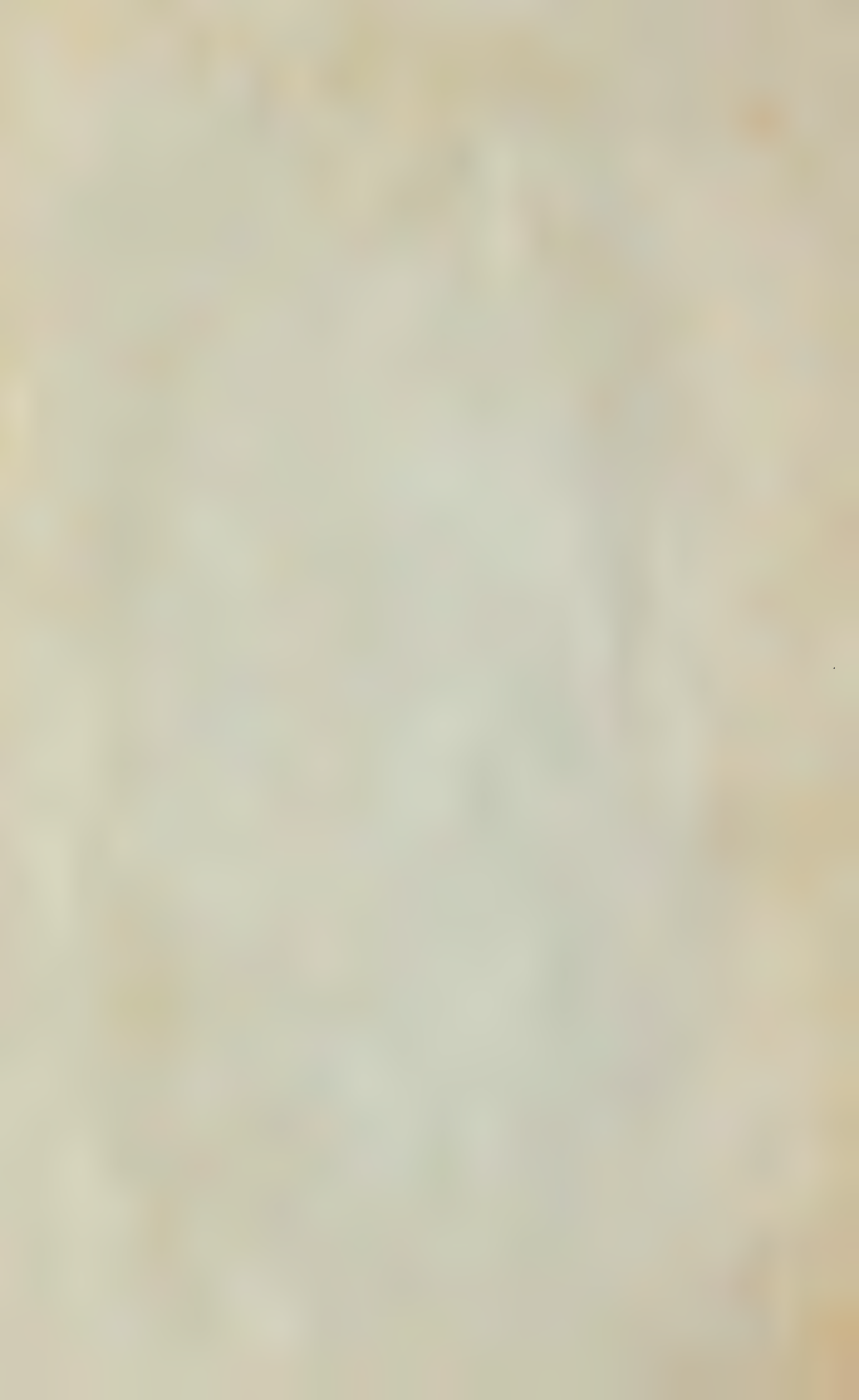
發行者　李公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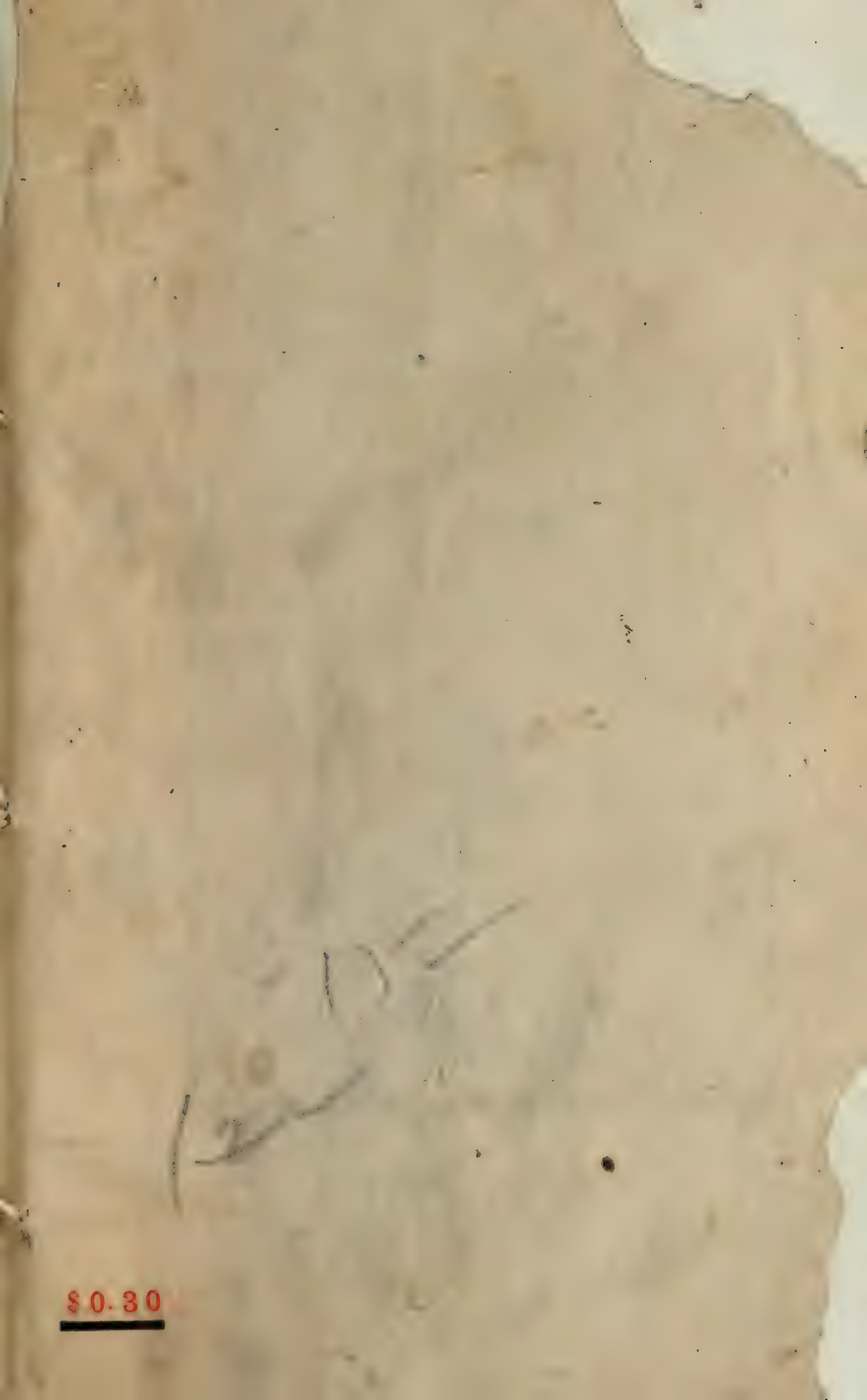
出版者　讀書生活出版社　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七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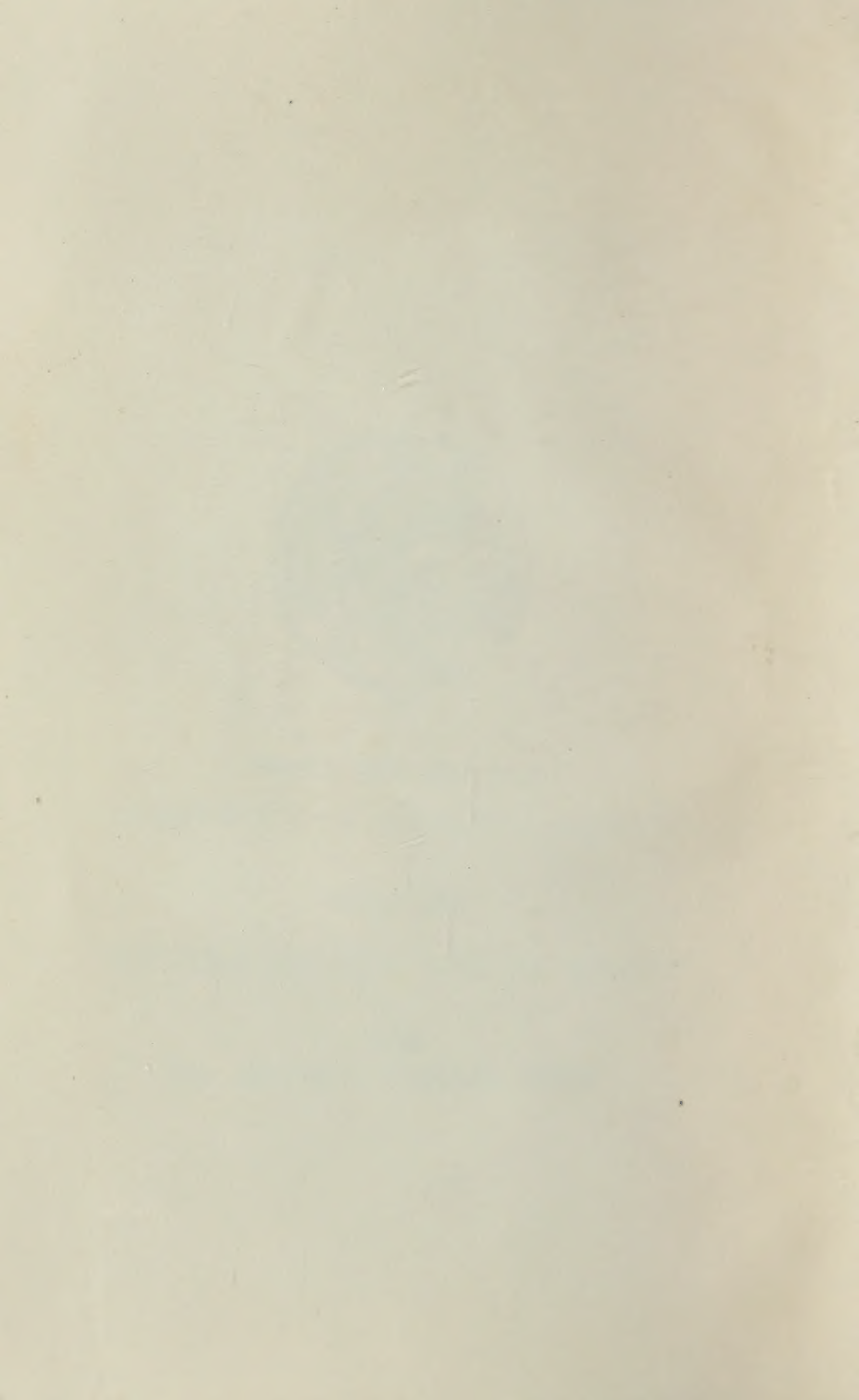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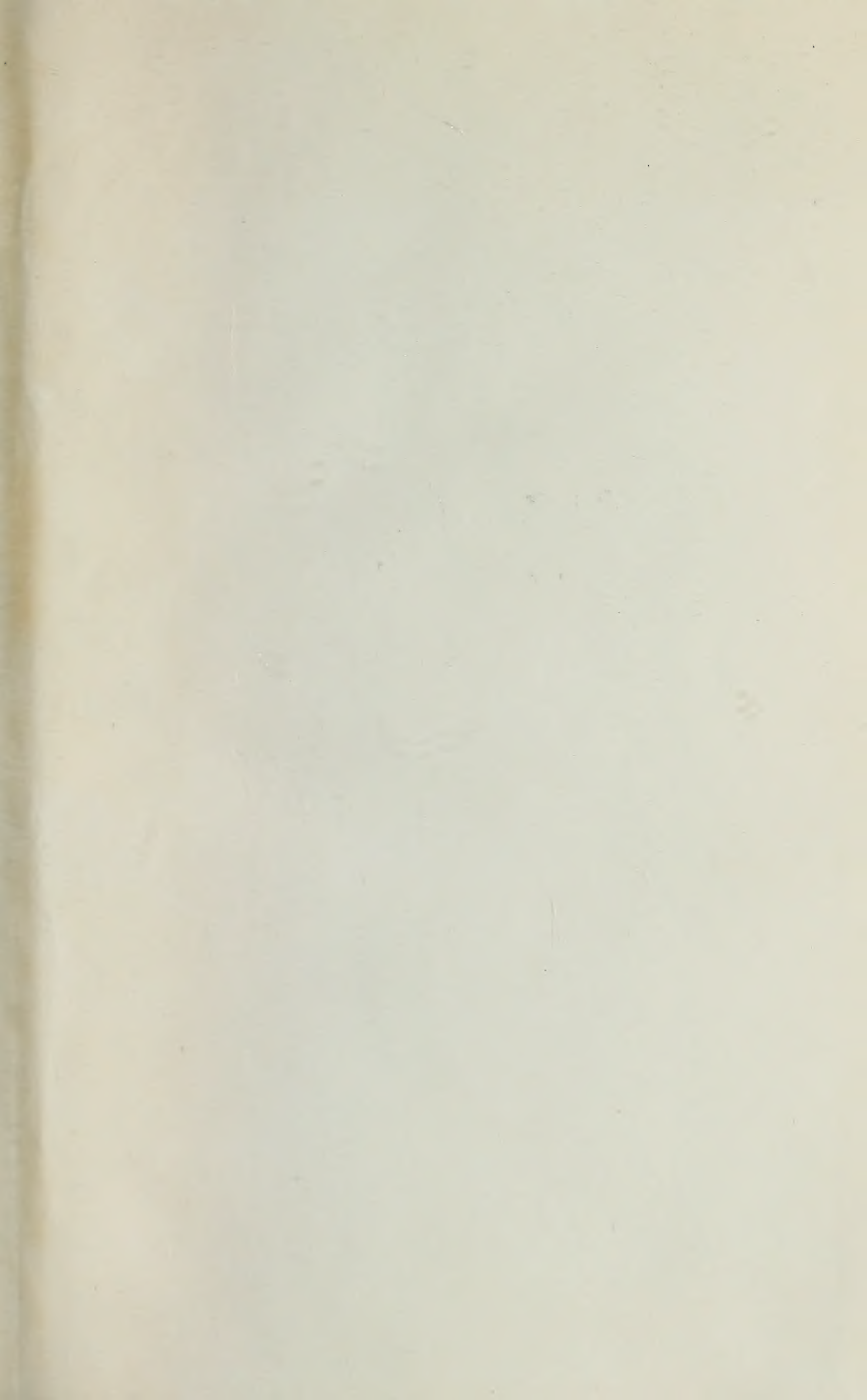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版












UNIVERSITY OF TORONTO
VELUT ARBOR ÆVO